

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

李泰翰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一、前言

本文擬從戰爭史脈絡探討同治元年（1862）的雨花臺攻防戰。此場戰役的重要性，正如《太平天國戰爭全史》書中所云：「這是太平天國後期最重要的一次戰役，它的勝負，關係到太平軍能否出現新的命運轉機，關係到天國的生死存亡。」¹ 同時此役對於大清帝國而言，更是奠定日後湘軍包圍金陵，終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攻破城池的最重要基石。因此，就雙方而言，此戰具有相當重要的關鍵性。

本文研究動機，緣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擬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至九十四年（2005）年底，製作清穆宗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的 2D 平面動畫及 3D 立體動畫光碟，以便將戰史研究從平面靜態帶入平面動態及立體動態的領域。² 因此，在李研究員天鳴先生的帶領下，筆者開始探索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於本年（2005）初撰寫拙文一篇，³ 本文係為該文進一步的延伸。

目前學界對於這場戰役相關研究論著，已有相當著墨。例如簡又文先生所著之《太平天國全史》；⁴ 羅爾綱先生所增補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⁵ 郭毅生

¹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四冊，頁 2452。

² 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1 期（2005 年秋季）頁 532。

³ 李泰翰，〈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刊》，22 卷，12 期，頁 64-75。

⁴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

⁵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先生等所編著的《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等書，⁶ 皆論及雨花臺攻防戰，同時如簡又文、羅爾綱等先生，也彙集部份雨花臺相關參考史料，附於文後，對於本文在撰寫及繪製戰爭圖時，幫助頗大。此外，由崔之清等先生所彙編的《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四大冊，更爲近年來整體綜述太平天國從崛起至覆亡的史事巨著，該書綜合相關研究成果，對雨花台攻防戰提出宏觀的解釋。

從該書的分析可知，太平天國此時由於戰略上的分歧以及將領之間的相互矛盾、鬥爭，導致金陵城南方長江流域一帶部防出現空虛，進而使清軍得以有機可乘，直逼金陵；也正因如此，導致太平軍嚴重缺乏堅強的戰鬥力。這種戰略戰術出現一系列錯誤，加上忠王赴金陵救援過於遲緩及被動，同時又在湘軍將領曾國藩步步爲營與其弟曾國荃冒險精神兩者相互配合之下，方促成曾國荃得以進軍金陵，同時也在曾國荃的指揮調度合宜，憑藉著固守營壘、維持糧路暢通及重賞將士之下，該軍終能在雨花台得解重圍。⁷

然而，在該書及過去的研究中，較無涉及探討爲何在同治元年是由湘軍將領曾國荃率軍進逼金陵城下？進攻金陵的構想是如何形成的？又爲何會導致該軍「孤軍深入」？在曾國荃進逼金陵、以寡擊眾擊退由忠王所率援軍來犯的同時，曾國藩、國荃兄弟在此時，又是如何與其他清軍在援軍的問題上，進行溝通與互動。同時，這場雨花臺攻防戰，實爲冷兵器與熱兵器的嘉年華會，雙方在攻防時的場景爲何？似乎都還有待進一步分析之必要。

目前，隨著各研究機關及出版單位對於太平天國資料的蒐集整理相當重視，有關雨花臺攻防戰的相關史料、檔案、文集陸續出版，成果豐沛，岳麓出版社所彙編的《曾國藩全集》，包羅了曾國藩的日記、家書、書信、奏稿；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羅爾綱、王慶成所主編《太平天國》，收錄多種中外文獻資料；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出版的《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輯錄清廷平定太平天國有關之檔案資料；¹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出版的《先正曾國

⁶ 郭毅生，《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北京：新華書店，1989）。

⁷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第四冊，頁 2449-2490。

⁸ 曾國藩原著，岳麓出版社彙編，《曾國藩全集》（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社），1985-1993）。

⁹ 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共十冊（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¹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以下簡稱《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2001）。

藩文獻彙編》等，¹¹ 皆能作為本文探討此役的重要依據。此外，本處所典藏曾國藩、曾國荃等人之傳包、傳稿及相關檔案，保存珍貴的原始資料，同時亦典藏有《平定粵匪圖》彩繪戰圖乙套，該套圖共計有十二幅圖及圖說，其中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正是以雨花臺攻防戰作為主題的戰鬥情景示意圖，正可以與文字資料，相互配合參照。

二、兵臨城下 湘軍紮營雨花臺進逼金陵

(一) 安慶克復後的水陸進軍

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湘軍曾國荃以地道轟陷安慶北城，殲滅了太平軍萬人，攻陷這個被太平天國佔領長達九年的安慶省城，並會同多隆阿的軍隊，乘勢掃蕩周圍的城池。曾國藩在得知安慶克復的消息後，隨即由東流啓程，八月八日入城，安撫士民。並於當夜與弟國荃長談謀畫北上之策，決議由曾國荃進剿廬江、無為。自己則坐鎮安慶，並將此城作為日後運籌帷幄的指揮調度中心。¹²

九月初二日，曾國荃拔營北上，派遣陳湜等帶領陸師六千餘人，由廬江進攻無為，命劉連捷率領二千人往守廬江，自己親自帶領親兵與兩營湘軍乘著炮船而下，十五日於泥汊口登岸。命水陸師逼近太平軍營壘，以鎗礮、火箭、火彈猛攻，太平軍唯恐被合圍，斷其歸路，於是在十六日晚上撤退。¹³ 曾國藩得知此消息相當欣慰，認為即便「以後神騰河（按：神塘河）、無為州縱不遽破，亦不要緊，弟進兵宜穩，不宜過急。」¹⁴

隨即，曾國荃十八日率軍進攻神塘河，太平軍以鐵鍊攔截河口，負隅不出，水師於是在兩岸安置大礮，晝夜轟擊。湘軍蕭孚泗率領陸師直撲壘濠，太平軍十九日晚上決定撤守，湘軍再復神塘河。水陸軍決定趁勢直搗無為州，無為州太平軍領袖馬玉堂的妻子在安慶城破之後，曾國荃「執而不殺，以密諭招降之」，

¹¹ 莊吉發總編，《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¹² 蕭榮爵編輯，《曾忠襄公年譜》收錄於《曾忠襄公全集 64 卷（七）》（清末民初史料叢書第四十五種）（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頁 5613。

¹³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¹⁴ 曾國藩，〈致澆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午刻）〉，《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784。

故馬玉堂想要投降，但被無為州其他太平軍領袖獲知，擒捕。此時無為城中內亂，曾國荃趁勢命水陸聯軍攻城，一舉將無為州收復。¹⁵

無為克復，對於清軍在北岸的攻勢甚有助益，對此，曾國藩高興的表示：「守住廬江，吾已歡天喜地，不料竟克無為，從此可以圖裕溪口，可以打運漕鎮，可以謀西梁山，可以肅清巢湖，皆以無為州為根本，何幸如之！」認為「此城一克，可富可強，北岸最為扼要之區」。曾國藩在無為州克復後，隨即下達「從此水陸皆宜休息，不可再言進取一步，專謀防守江面」的決定。¹⁶

無為州克復後，曾國藩也主張曾國荃一軍不宜再進，應待多隆阿的軍隊先入廬江之後，防禦方為妥當，不致空虛。但曾國荃的攻勢銳不可擋，決定進一步再取運漕鎮。這個位於無為、含山之交，外濱大江，內通巢湖的運漕鎮，一向為太平軍的聚糧重地，該處「上而接濟安慶、廬州；下而接濟金陵老巢，實為南北鎖鑰」，由太平軍巨王帶領數千人，並有砲船數十艘在此防守。曾國荃先商請水師，二十三日派出三營停泊在黃雒河，遏住巢縣、蕪湖等處，自己則率領親兵會同水師進取運漕。水師先掃蕩太平軍在江面的砲船，陸師隨後登岸猛攻，大敗太平軍，攻克運漕鎮，並獲得二千餘石存糧。接著，二十九日又盪平東關的太平軍營壘。¹⁷至此，安慶百里之內已無太平軍的營壘。

有鑑於戰事順利，曾國荃的部隊分守安慶、樅陽、廬江、無為、運漕、東關六處，別無游擊之兵。於是曾國藩下命其回鄉添募六千人前來換防，不許再圖進攻，曾國荃也決定暫緩進兵，九月二十九日由神塘河出發，十月初一日抵達安慶省城。並於六日返湘募勇。朝廷則對於曾國荃一軍，深入腹地，距離太平軍大本營金陵城僅有兩百里，認為實應趁太平軍驚惶之際，直擣金陵老巢，對於目前各處分守單薄，別無進取之兵，表示「機會豈宜坐失」，故命曾國藩速派曾國荃趕緊返湘募勇，以「新勇」替守新佔各城，然後迅速進軍巢縣、和州等處，以俾使曾國荃的軍隊可以與長江下游駐防在揚州的都興阿軍隊，聯為一氣，進而「規克江南」。¹⁸

¹⁵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¹⁶ 曾國藩，〈致浣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夜）〉，《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785。

¹⁷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¹⁸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台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十，頁 192，咸豐十一年十一月。

(二) 曾國荃無意率軍援赴上海

正當清軍在安徽的戰事得手之際，太平軍正聚集大軍在江蘇、浙江等地猛攻。隨著寧波、紹興的失守，十一月底太平軍又陷杭州，進一步窺伺松、滬等地，上海岌岌可危。因此朝廷決意改派曾國荃赴上海支援，要求曾國藩調撥八千「老勇」，由曾國荃帶領赴滬助剿，認為曾國荃一軍不僅可以防禦上海，並可以伺機進攻青浦，進而規復蘇、常等地。¹⁹ 而對於曾國藩來說，也認為保全「人民如海，財貨如山」²⁰ 的上海有其急迫性，因此致函給曾國荃，商量由其率軍赴援上海的可行性。其稱：

余必須設法保全上海，意欲浣弟（按：曾國荃）率萬人以去。……目下專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按：多隆阿）破廬州、鮑（按：鮑超）破寧國後，渠兩軍會攻金陵，浣弟即可由上海進攻蘇、常。不知浣弟肯辛苦遠行否？慨然遠征，務祈於正月內趕到安慶，遲則恐上海先陷。如浣弟不願遠征，即望代我謀一保上海之法，迅速回信。²¹

曾國藩認為上海有其必要性，同時自己又身兼兩江總督，調兵援赴上海實乃必然之舉，對此，曾國藩表示：「吾家受國厚恩，吾為江督將近二載，尚無一兵一將過達蘇境，上愧對朝廷，下愧對吳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則並獲罪於天地矣。」²²

然而，其弟曾國荃卻對於率軍援赴上海，圖規蘇常，並無太大興趣，因此仍滯留湖南不前。對此，曾國藩向他曉以大義，認為朝廷曾以曾國荃克復無為州等地有功，賜予頭品頂戴。²³ 他僅以記名臬司便獲此特恩，「宜如何感激圖報？務望迅速回營，不可在家中留戀」。而此時曾國藩也知曾國荃實無意前往上海，因此只好表示，若是他堅持「不肯赴上海，亦係量力而行。余已別有位置，另

¹⁹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一）》，卷十四，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下，頁 382-2。

²⁰ 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800。

²¹ 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793-794。

²² 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803-804。

²³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又可參見《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八，咸豐十一年十月下，頁 212-2 所載，「以克復安徽無為州城，賞布政使銜按察使曾國荃頭品頂戴」。

紙詳告」。²⁴ 決定改由其他人選替代，但仍催促曾國荃應該迅速率領新募兵勇前來安徽，不可久居湖南。

朝廷則於同治元年元月初，再授予曾國荃浙江按察使，並重申其命，要求曾國荃將所募新勇，留防安慶，而親率八千老勇，救援上海，但倘若曾國荃「尙無實在消息」，則命曾國藩另派勁兵前往上海援應，²⁵ 由此也可得知，朝廷似乎明瞭曾國荃無意率軍援赴上海的心意。

在此情況下，曾國藩改薦李鴻章率軍前往上海，決定仍讓曾國荃率軍沿江而上，節節進取，並告誡曾國荃，不得遲過二月間返回安徽，如此方可以在多隆阿軍隊進攻廬州的時後，率軍立即進攻長江北岸較易進攻的巢縣、含山、和州，趁勢直逼金陵。換言之，曾國藩在曾國荃不欲赴上海後，已決定命他率軍北上，由長江北岸太平軍較無防備的地方進軍，而日後曾國荃率軍直逼金陵的戰略，似乎在此時已見雛形，其稱：「如巢縣得手，和、含易下，則直達金陵矣。南岸江、皖千荆萬棘，北岸賊勢極衰，機有可乘，弟切不可太遲滯。」²⁶

終於，曾國荃同意率領新募兵勇六千人於同治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啓程，二月十五日抵達安慶。朝廷則於二月，再詔授曾國荃爲江蘇布政使，並稱該員雖係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弟，本依例迴避，但由於「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著毋庸迴避，以資得力」。²⁷

(三) 曾國荃進逼雨花臺

同治元年二月間，朝廷指示曾國藩進兵金陵次第之規劃事宜，可就近與袁甲三、都興阿等大臣會商辦理，「毋庸每事必待奏請，轉虞稽延」，賦予曾國藩方便行事之權。²⁸ 曾國藩於是向朝廷提出一個進軍金陵的方略構想，並獲得朝廷的肯定，認爲「籌畫甚屬穩妥」。這個進軍金陵構想雛形可參見《清實錄》所載：

據稱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與其急進金陵，無功而退，何如先清後路，再圖進取，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應俟多隆阿一軍，攻克廬州；曾

²⁴ 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801。

²⁵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五，同治元年正月上，頁 410-1；425-1。

²⁶ 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805。

²⁷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八，同治元年二月上，頁 494-1。

²⁸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九，同治元年二月中，頁 519-2~520-1。

國荃一軍，攻克巢縣、和州、含山、西梁山；袁甲三、李世忠一軍，會克廬州，守定六合；都興阿一軍，守定揚州、浦口；彭玉麟、楊載福之水師，攻克裕溪口等處，而後可進等語，籌畫甚屬穩妥。²⁹

朝廷接受曾國藩的規劃，同意讓曾國荃無須援赴上海，立即進攻長江北岸的巢、和、含等處，但命袁甲三將天長、六合由李世忠招撫的降眾，逕行移駐江浦、浦口等地，以便進剿太平軍駐紮在江北重地的九洑洲，並要駐防在揚州都興阿就近分兵，駐防天長、六合兩城，以壯聲勢。³⁰ 由此可見，曾國藩與朝廷雖在部署上有些差異之處，但皆以穩妥的方式，令金陵城外的各部隊節節進逼，作為主要的進軍方略。

曾國荃於是便在二月二十四日率軍北上，以巢縣、和州等地為目標。三月十五日，由林臺過河，進逼巢縣。十八日聯合水師夾擊銅城閘，太平軍棄壘逃逸，順利克復此閘。接著又決定下一個目標為雍家鎮。三月十九日，曾國荃令陳湜、李成謀等人從白茅嘴登岸圍攻，並對河中舟船猛烈轟擊，太平軍死傷慘重，又一舉將雍家鎮攻破。

當水陸軍會攻雍家鎮時，曾國荃自己則於十八日親率勁旅十二營，趁夜渡河，繞道巢縣的後背，連營在旗山與鼓山間，此時水師也從清溪河進軍到巢縣東門之外。太平軍顧王吳于孝當獲知銅城閘被破，清軍已進逼巢縣北面，認為歸路已斷，連忙打算夜遁含山。曾國荃急命水陸師追擊，於三月二十日攻克巢縣，並親率陸師及馬隊，沿路追殺六十餘里趁勢抵達含山縣城外，城中守軍不敢迎戰，紛紛潰逃，同日中午又克復含山縣，追殺十五餘里，因大雨所阻，「未便窮追」，才收隊於含山城外紮營。³¹ 當曾國藩聞知「巢縣、含山於一日之內克復」的消息後，不免感到「欣慰之至。」³²

然而，此時在鍼魚嘴尚有巢縣、含山等地部分逃出的太平軍聚集，於是曾國荃再以偏師過江擊之，而令主力直取和州，三月二十二日，再克鍼魚嘴及和州。曾國藩在和州克復之後，認為太平軍在西梁山與裕溪口已難以立足。³³ 惟西梁山為相當險要的戰略要地，太平軍置重兵防守。曾國荃於二十三日會同水

²⁹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九，同治元年二月中，頁 519-1~520-1。

³⁰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十九，同治元年二月中，頁 519-1~520-1。

³¹ 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38-539。

³²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16。

³³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17-818。

師，沿江流而上，抵達西梁山下。鑒於地勢險要，無法仰攻。遂命水師扼住江面，陸師採合圍攻勢，逼近結營。太平軍獲悉大驚，紛紛衝出向江流奔去，在水陸師合擊之下，奪取西梁山要隘。隔日，並攻下裕溪口。曾國荃達成戰略目標，攻下巢、含、和及西梁山等地，其所率領的陸師與水師的聯合進剿，可謂相當順利。

接下來，隨著廬州的克復，對於日後整個戰局的發展，具有相當的關鍵性。而這座堅城，是由滿清名將多隆阿所攻陷。在湘軍克復安慶後，荊州將軍多隆阿隨即掃蕩附近城鎮，並專意圍攻安徽大城廬州。廬州位於長江北岸，城堅且大，城內有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率領守軍死守，同時援軍不斷，攻取不易。

多隆阿率領將士逐步將城外營壘剷除，並日夜輪番猛攻砲擊。正當多隆阿攻下城東四座土城，欲架雲梯登城時，城中英王陳玉成突然率領大隊人馬從東門來攻，雙方激戰，陳玉成敗退不敵，沿城向板橋河而去，直奔壽州。多隆阿遂速命將士豎起雲梯分別從西門、南門、得勝門等處一擁而上，城內守軍大驚，紛由北門竄出，被官軍合力截殺，共計殲滅九千餘人。

多隆阿的軍隊在四月十五日將廬州府城攻克。英王則走避壽州，隨後被擒，並於五月初八日處死。廬州城的收復，對於曾國藩而言，更是具有象徵與實質的重要意義。他非常高興的表示，「廬郡已克，欣慰無已！」³⁴

廬州克復後，曾國藩隨即擬定具體的進攻方略，表示應該騰出多隆阿的軍隊直接進攻九洲洲，而令曾國荃與水師進攻金柱關。這個考量是基於長江下游的太平軍據點，南岸惟金柱關，北岸惟九洲洲最為扼要。曾國藩進一步表示：「若得九洲洲，則長江全為我有，鹽船可通行無滯；若得金柱關，則金陵、蕪湖截為兩段，水師馳入內河，繞出蕪湖之背，又可通黃池灣沚，運寧國圍師之糧，致勝之道，似無逾此。」³⁵

因此，希望多隆阿在克復廬州後，可留下五千人駐守，而親率萬人進攻九洲洲。曾國藩認為，如果多隆阿、曾國荃兩處能夠同時並進，皆能克復，便可以互相聲援，分別由南北兩岸夾擊。³⁶ 甚至表示，若能「南克蕪湖，北克九洲

³⁴ 曾國藩，〈復李續宜（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11。

³⁵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29-2730。

³⁶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29-2730。

洲，即可乘勢會攻金陵老巢」，但卻認為「惟此事似不必早奏，恐虛聲太盛而卒無所成，反足貽笑。」³⁷

曾國藩認為此時欲進攻金柱關的曾國荃軍隊，因必須撥兵防守新克城隘，目前僅能帶七千餘名軍隊渡江，太過單薄，希望駐防六安州的李續宜能撥派所屬部隊三、四千人，由西梁山一帶南渡，一同會剿，甚至表示，若能夠撥派戰力較強的中、右兩營前來援助，則對於戰事尤有助益。³⁸而在多隆阿攻陷廬州之後，曾國藩打算以南北兩岸陸師會同水師齊剿金陵的構想具體成形，因此，隨即便命南岸的曾國荃與水師部隊向金柱關逼近，同時催促北岸的多隆阿軍隊向九洲洲進軍。

南岸的曾國荃與水師，遂在四月二十日由西梁山直逼金柱關，曾國荃命總兵李成謀調上游水師全部赴裕溪口待命，親自率領馬步兵十五營，進逼金柱關，沿隄結營；彭玉麟則分派李朝斌、成發翺從上、下游合擊。同日，曾國荃率軍繞至太平府北門。由於此時府城已拆，且太平軍在不虞湘軍突至的情況下，閉關不及，紛紛潰逃。清軍攻入北門，斬殺數百人，將太平府城克復。

彭玉麟見曾國荃已繞出三汊河，便將水師分為三隊，兩隊扼守江汊要隘，一隊以火炮、火箭猛攻金柱關。二十一日，清軍登上隄埂和太平軍短兵相接，戰況激烈，屍體滿渠，力將金柱關攻克。接著又將三汊河、上駟（泗）渡數十座太平軍的營壘，全部毀平。於是，水陸軍在克復金柱關後，夜（二十二日）即移兵西向，奪取東梁山，並與曾貞幹所屬部隊會攻蕪湖縣城，一戰克之。³⁹戰事之順遂迅速，連下皖北大城要隘，戰事之順利，令曾國藩大為吃驚。

正當南岸大有斬獲的同時，駐防在長江北岸剛攻下廬州大城的多隆阿與駐防在六安州的李續宜，卻對於會攻金陵的構想興趣缺缺。駐防在六安洲的李續宜認為此時不宜急進金陵，同時也沒能理會曾國藩的請求，加派軍隊協助曾國

³⁷ 曾國藩，〈致官文（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34。

³⁸ 曾國藩，〈復李續宜（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11。

³⁹ 曾貞幹的部隊會同水師，在同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收復荻港、舊縣，並擊退由繁昌來犯的太平軍，趁機在二十一日將繁昌縣城克復；接著又於二十七日分兵多路進攻魯港，力將魯港克復；三十日該軍再拔南陵縣城，準備圖攻蕪湖。參見《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1 卷，同治元年 4 月 16 日，頁 9；302 卷，同治元年 4 月 27 日，頁 5-7。

荃進剿南岸；⁴⁰ 多隆阿本人則對於攻打九洑洲，會攻金陵的意願不高，即便曾國藩屢屢催促、請求其派兵攻打九洑洲，仍不為所動。

相較於北岸軍隊的調度不易，停滯不前，南岸曾國荃及水師的部隊，則挾著勢如破竹之勢，直搗金陵的信念已決。水師極欲攻打九洑洲，曾國荃則企圖駐紮秣陵關，曾國藩對此深表憂心。⁴¹ 認為目前北岸的多隆阿軍隊尚未抵達九洑洲，同時南岸的鮑超也還沒攻破寧國，希望統率陸師的曾國荃能與統率水師的彭玉麟暫緩進兵，待鮑超攻下寧國，多隆阿破九洑洲以後，再行會剿金陵。⁴²

鮑超一軍本為安徽境內的遊擊之師，「以欲援浙江，必先復寧國，欲復寧國，必先克青陽，以通進兵之路」作為主要的戰略目標。⁴³ 該軍於同治元年三月十六日攻下青陽後，決定以速攻方式，二十一日從龍口直抵石埭城，一舉將城池克復。隨後，又於二十二日大破太平軍於甘棠鎮，並進逼太平縣，太平軍向涇縣逃逸，鮑超又將太平縣城收復。並再克復涇縣縣城，準備直撲寧國。⁴⁴ 由於寧國距離湘軍及水師所新攻克的太平府、蕪湖等地甚近，曾國藩已重視到鮑超一軍日後在寧國所扮演的重要性。

曾國藩認為若沒有鮑超、多隆阿的配合；沒有考慮到目前新佔領城池蕪湖、繁昌、南陵等地的駐防空虛，同時水陸兩軍相隔太遠，彼此不能照應；前線部隊又距離總指揮部安慶太遠，不易遙制，都是值得擔憂的事。⁴⁵ 但這些憂慮，仍無法動搖曾國荃進軍的信念。

四月二十五日，曾國荃獨自率軍先攻破周村關卡，進駐板橋、合樂山一帶。二十六日更挺進六郎橋一帶，據金陵城僅有六十里遠，二十七日擬再進紮穀里邨一帶，並打算命駐防在和州的三千五百名部隊渡江，僅留下少數軍隊與水師共守鍼魚嘴，打算率領不滿一萬三千名的湘軍部隊，在「距金陵二十餘里，安置老營深溝高壘，為自守之計」。⁴⁶

⁴⁰ 曾國藩，〈復吳炳崑信（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38。

⁴¹ 曾國藩，〈復李緒宜（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47-2748。

⁴² 曾國藩，〈復彭玉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37-2738；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47。

⁴³ 「鮑超傳稿」（史館檔），701001979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⁴⁴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1 卷，同治元年四月十六日，頁 6-9。

⁴⁵ 曾國藩，〈復李緒宜（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47-2748。

⁴⁶ 曾國荃，〈復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3-544。

曾國荃研判當前情勢，認為金陵城以南的大勝關、三汊河等地，相當具有戰略價值，如能將其攻克，便可藉由長江之便，「陸師乃有運糧之路，水師乃有立營之所」。但目前在金陵城外三十餘里，尚有秣陵關一處，此關環水巍峙，不但是金陵城外的雄鎮，同時也是大勝關的屏障，據探報，太平軍在此居然沒有派兵嚴加防守，因此，曾國荃決定先將此關攻拔。⁴⁷

五月初一日，曾國荃領兵東攻秣陵關，守關的太平軍獻關求降，曾國荃收編降卒四百餘人。隔日便派遣湘軍前隊十二營進攻大定坊，繞過三汊河的後方，兵臨金陵城西邊的大勝關附近，編木作橋，伏精兵於橋畔，並以後隊六營悄悄進軍，打算將大勝關合圍，駐防在大勝關的太平軍擔心被湘軍包圍，乘夜焚燒營壘逃逸，湘軍於是攻奪了大勝關和三汊河兩座營壘。⁴⁸

曾國荃自己曾表示，決定直逼金陵的主要因素，是因為當丹陽的太平軍得知清軍大勝消息之後，隨即焚燒船隻、積糧準備逃竄到溧水，而地方上的百姓們紛紛請求曾國荃迅速進兵，以便能夠「及時耕種」。於是曾國荃便在這種基於「愛民」的考量上，「但求站住一隅，能屏蔽一方之百姓可以下耕，則亦於民稍有裨益」的信念下，決定麾軍向金陵城進逼。⁴⁹

但是，若從另一個面向來觀察，曾國荃這種直搗金陵的舉動，實令坐鎮安慶的曾國藩大為吃驚。他認為曾國荃向來穩重，此次居然孤軍深入，導致後路處處空虛，水師也未能協同進剿，判斷曾國荃可能是受到了旁人的慫恿，以為金陵城內的太平軍想要遁逃，才有此貿然舉動，希望能夠一舉攻拔堅城，立曠世之功。⁵⁰ 因此，曾國荃極有可能在還沒有通知水師的情況之下，便率領陸師獨自進軍金陵。

而當駐紮在金柱關的彭玉麟得知曾國荃「孤軍深入」金陵的消息以後，大為吃驚，急命提督王明山率領水師協助。王明山帶領水師將烏江鎮對岸的烈山

⁴⁷ 《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 1014。

⁴⁸ 「陳湜傳包」（史館檔），702001696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 1015。

⁴⁹ 曾國荃，〈復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3-544。

⁵⁰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51。

兩座石壘攻破，一路駛入頭關。⁵¹ 五月初三日，王明山的水師與會同曾國荃的陸師部隊，水陸夾擊，力拔頭關。⁵²

隨後，彭玉麟也趕到，並率領水師八營，以火攻趁勢掃平金陵城外長達三十餘里的江心洲及蒲包洲等處太平軍營壘二十餘座，頓時洲上「一片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水師大獲全勝，擒獲太平軍舟船百餘艘，大礮數百尊之多。並將舟船停泊在金陵護城河口。⁵³

五月初四日，曾國荃便在水師的協助下，領軍進逼金陵城南的四、五里遠的雨花臺駐紮。⁵⁴《湘軍志》中便提到：「初陸軍之進雨花臺也，寇抄後斷運道梗，軍報不通，軍中譁擾，至是頭關破，以水軍護糧，由江路進，陸軍心始定。」⁵⁵ 同治元年五月間，清帝國終於又在曾國荃率軍進逼雨花台之後，再次展開對於太平天國的另一波新的「攻勢」。

(四) 會攻金陵構想受挫

曾國荃所率領的湘軍雖然進逼金陵，但此舉卻令坐鎮在安慶後方的曾國藩感到憂心忡忡，主要原因在於原本打算由北岸多隆阿會攻九洲洲、合攻金陵的戰略落空，未能如同曾國藩所預期。南北兩岸會攻金陵計畫無法達成，僅有曾國荃、彭玉麟等水陸部隊直逼金陵，人數太少，不足兩萬，不但無法會攻，反成孤軍深入，戰局演變至此，實與曾國藩原先構想落差甚大。

曾國藩認為以單薄的兵力駐紮在金陵城南，對城內的太平天國政權根本形成不了威脅，認為若非由多隆阿率大軍前來，不足以形成合圍態勢。他在給官文的書信中，清楚提到這個情況：

舍弟一軍進逼金陵，屯駐雨花臺畔。該逆堅守不出，官軍仰攻，則槍砲雨下。金陵地勢宏闊，往年以七萬人圍攻數載，此次僅萬餘兵駐於南隅，洪逆見慣不驚，了無懼色。自軍興以來，惟此次三、兩月氣勢最好。鄙意欲請多軍會剿金陵，合圍西北，當可得手。⁵⁶

⁵¹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51。

⁵² 《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 1015-1016。

⁵³ 《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 1016。

⁵⁴ 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65。

⁵⁵ 王闓運，《湘軍志》卷六（台北：文苑出版社，1964），頁 235。

⁵⁶ 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85-2786。

又認為撥調多隆阿赴金陵增援，其實是認真評估過目前戰事整體考量下的必然情況，因為目前金陵局勢發展，「賊人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我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⁵⁷ 不但考慮到合圍金陵必須要憑藉著龐大的陸師合圍，也衡量目前敵我局勢，清軍已佔有水路優勢，同時金陵城對岸的九洲洲，乃為兵家必爭之處，「必須陸兵會剿乃可下也。」⁵⁸ 因此，曾國藩評估多隆阿的軍隊若「能從金陵西北進攻，與水師聯絡一氣，最為得勢。」⁵⁹ 他更進一步分析指出：

我之長龍舢舨較彼多至數十倍，所以不遽得手者，該處牆濠深固，水師只能奪其船隻，不能破其營壘，必有陸路大隊，乃可環攻取勝。蕪、太克復後，屢請多將軍攻取九洲洲，由金陵之北路進，令舍弟國荃由金陵之南路進。……金陵地勢太寬，前此和帥圍師八萬，洪逆見慣不驚，舍弟兵力太單，殊難分布……皆在陸而不在水，正此謂也。⁶⁰

但自從安慶克復以後，多隆阿便與曾氏兄弟的關係出現變化，故在廬州攻克以後，便不欲再與曾國荃共同會剿金陵，寧願率領大軍赴陝征討，對於曾國藩的屢次請求，則不為所動。

首先，在安慶克復後，多隆阿對於獎賞頗有微詞，曾國藩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並要曾國荃加以慰問。家書中便提：「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病恐難於速癒。又安慶克城，人人優獎，惟多公尚嫌其薄。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⁶¹

其次，當多隆阿圍攻廬州大城，急需援軍支援時，盼望曾國荃能夠緩進巢縣，率軍協攻廬州，⁶² 曾國藩也建議曾國荃應調撥四千人助多隆阿將廬州城迅速攻下，一舉將江北肅清。但此時曾國荃急謀再進，未能撥兵相助。⁶³

⁵⁷ 曾國藩，〈復彭申埔（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27。

⁵⁸ 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65。

⁵⁹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54。

⁶⁰ 曾國藩，〈復奕訢等（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72。

⁶¹ 曾國藩，〈致澆弟（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787-788。對於安慶克復，朝廷賞賜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太子太保銜、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太子少保銜，湖北巡撫胡林翼太子太保銜並賞給騎都尉世職、安徽巡撫李續宜加恩賞穿黃馬褂、水師提督楊載福、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加恩賞給雲騎尉世職，道員曾國荃則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提奏，並加恩賞穿黃馬褂。參見《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一），卷三，咸豐十一年八月下，頁 114。

⁶²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644。

⁶³ 曾國藩，〈致澆弟（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17-818。

再者，若觀察《湘軍志》，該書便云：「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親，且己不識漢文，而亦惡儒吏，即報國藩言軍事權宜專一，以微示不與曾國荃同處。」⁶⁴ 清楚指出雙方矛盾所在，同時頗值得注意的是，多隆阿對於會攻金陵領導權究竟由誰所掌，似乎有所疑慮。

對於多隆阿的疑慮，曾國荃早已獲知，故回覆給多隆阿的信中，便清楚表示，只要他能進攻九洑洲，「由金陵對岸渡江勦辦洪逆（按：洪秀全）」，自己則願追隨多隆阿的領導。其稱：

金陵地方極大，自古用武之地，欲求合圍掃穴擒渠，非四五萬人不可，然能總轄四五萬兵勇以制全勝者，當今海內惟大將軍之謀勇威德足以浹洽軍民之望耳。⁶⁵

對此，曾國藩也重申只要多隆阿能會攻金陵，將允諾將圍攻金陵的兵權交給多隆阿主導。在與多隆阿的書信中，便提到：「閣下為天下第一支勁兵，自當剿天下第一處賊巢……再不進攻金陵，更待何時？……圍攻金陵，兵權宜歸一手，此事舍弟去年曾經專案具稟。待大纛抵金陵後，弟會秀帥銜具奏，各路當無不聽命者。」⁶⁶ 但這樣的承諾仍未能打動多隆阿的心意。

當多隆阿不欲會剿金陵，同時又在「官文揣多隆阿終不欲東，而四川德安諸餘寇俱入陝西」的情況下，奏請多隆阿率軍赴陝，而被朝廷所同意，⁶⁷ 於是，多隆阿遂被賦予督辦陝西軍務的重責，「除留十劣營守廬州外，馬步萬餘全數西援關中。」⁶⁸

曾國藩對於官文提議調派多隆阿赴陝，頗不以為然，認為「此軍若去，金陵地勢太大，兵少賊多，其何能濟！」⁶⁹ 甚至表示，如果多隆阿能夠會攻金陵，若「金陵果克，倘山、陝有事，當請閣下親統全軍西征，乃可迅速蕲事。」⁷⁰ 充分表現曾國藩認為多隆阿進攻金陵遠比援赴山、陝等處，要來的更加急迫。同時也將整個利弊輕重，告知官文，希望他能為朝廷賦稅考量，勸服多隆阿會攻

⁶⁴ 王闓運，《湘軍志》卷五（台北：文苑出版社，1964），頁 174-175。

⁶⁵ 曾國荃，〈復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3。

⁶⁶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六月初十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59。

⁶⁷ 王闓運，《湘軍志》卷五（台北：文苑出版社，1964），頁 174-175。

⁶⁸ 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99。

⁶⁹ 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五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65。

⁷⁰ 曾國藩，〈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54。

金陵。⁷¹ 同時也向朝廷奏報，希望能夠調派多隆阿會攻金陵，並以賦稅作為主要訴求，其稱：

臣擬調多隆阿一軍前往會剿，趁此軍務威極勝之際，四面猛攻，當可得手，此時各省多故，處處須兵。臣愚為宜以全力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按：應為拓）一里有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但使每年能解蘇漕百餘萬石，淮課數百萬兩進京，俾戶部稍資周轉。⁷²

然而，朝廷仍決定派遣多隆阿先保住陝西。從曾國藩奏報的摺件，可清楚獲悉其經過如下：

多隆阿一軍當四月十五日初克廬州之時，臣本欲其會攻金陵，以曾國荃由南岸進兵先破大勝關，圍逼城南雨花臺一帶，以多隆阿由北岸進兵先攻九洑洲，圍逼城北紫金山一帶……意在先復江蘇財賦之區，以為明年籌辦京漕之地。不料陝西告警，羽檄交馳，官文等奏請多隆阿率師援秦，而諭旨亦飭令先保陝西。臣雖覺金陵兵單，機會可惜，然以秦晉為京師餉源所自出，未敢奏請多隆阿西援之師轉而東征也。⁷³

當曾國藩的努力終無法動搖朝廷命令與多隆阿決心後，則相當失望的表示：「多公入秦之行，朝廷之意堅決，似難挽回。」⁷⁴ 也認為：「一輾轉間，多軍不能進逼九洑洲，僅南岸一路進兵，遂難得手。自軍興以來，無如今年氣勢之勝，失此機會，深為可惜。」⁷⁵ 始終認為多隆阿「終以會剿金陵為上策。」⁷⁶ 多隆阿無法合攻，令曾國藩懊惱不已，認為「金陵又將久持矣。」⁷⁷

在此似乎有必要補充，為何曾國荃、曾國藩兄弟一直期盼多隆阿能夠率軍合圍金陵。就實質上而言，多隆阿所率領的部隊，不但此軍「軍威極盛」，同時武器、戰力、紀律較強。此軍尤擅於使用連環陣破敵，進退皆得當，同時並擁

⁷¹ 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85-2786。

⁷² 《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 1020。

⁷³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分條覆奏諭旨垂詢各路軍情摺〉，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錄副」，《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519。

⁷⁴ 曾國藩，〈復李續宜（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75。

⁷⁵ 曾國藩，〈加奕訢片（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74。

⁷⁶ 曾國藩，〈復左宗棠（同治元年六月十七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79。

⁷⁷ 曾國藩，〈加劉長佑片（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760。

有較多馬隊，⁷⁸ 戰力似乎不遜於湘軍，故受到曾氏兄弟相當重視，希望能借重此軍共同圍攻金陵。若從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便可見到多隆阿的部隊與湘軍部隊的差別：

韓（鑒堂）別駕言：湘軍出戰多一字站隊，勇者、行速者突而居前，弱者、行遲者落而在後，敗退亦然，故隊伍多不整。多將軍隆阿其軍皆用連環陣，每哨十人為一行，四哨四行，中哨在行之間稍後。其進法，行首一人，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行尾一人，趨至其前，亦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如是連環而進。其退法，行首一人，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旋身退至行尾站立；第二人火器一發，刀矛一刺一擊，旋身退至行尾站立。如是連環而進「退」。每趨進半里許即止步齊隊。其包抄逐北，皆以馬隊為之，故其軍難敗。現命湘軍亦練此陣。⁷⁹

然而，頗令人玩味的是，此時在金陵城周邊，例如在江北的李世忠、揚州的都興阿等部，皆比廬州的多隆阿部更為接近曾國荃所駐紮的雨花台。為何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獨鍾愛剛攻下廬州的多隆阿軍前往會攻金陵呢？

江北的李世忠原名李兆受，咸豐八年（1858）降清，⁸⁰ 該部在於咸豐十一年（1861）底收復六合、天長，並於同治元年初攻克江浦、浦口，⁸¹ 直接威脅天京。太平軍雖屢次前來圍攻，卻無法收復失地。該部並於五月初四日由六合渡江進逼南岸，將石埠橋要隘克復；六日再奪龍潭、東陽等處。隨後，專意固守石埠橋，而將兩地兵力併入其中。⁸² 石埠橋距離金陵城僅有二十五里，是為相當重要的戰略要地，對於金陵城造成不小的威脅。⁸³ 此外，李世忠也打算在北岸攻下九洲洲，並在九洲洲以北疏通舊河道。起先曾沿河岸修築營壘，但因江水連日暴漲，江邊營壘多被水所淹沒，因此改將營壘遷紮土丘，打算包圍九洲洲。⁸⁴

⁷⁸ 曾國荃，〈與多禮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39-540；〈致王柱堂〉，頁 546；〈復趙玉班〉，頁 548-550。

⁷⁹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收錄於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七】，頁 132。

⁸⁰ 王闓運，《湘軍志》，卷九（台北：文苑出版社，1964年），頁 287-288。

⁸¹ 李圭，《金陵軍事匯略》，收錄於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一】，頁 295-296。

⁸²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1 卷，同治元年六月十九日，頁 21-22。

⁸³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8 卷，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頁 1-2。

⁸⁴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3 卷，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頁 4-5。

而以長江下游揚州等地作為主要駐防的都興阿，曾在此地屢次遏止太平軍的進攻，該部在湘軍與水師勢如破竹之際，也趁勢攻占了金陵北邊的觀音門、燕子磯等處。⁸⁵ 因此可知李世忠與都興阿兩部，其實已經在金陵城以北的長江北岸，形成一道清軍的防禦線，甚至有部分軍隊過江，駐防石埠橋等處。

然而，曾國藩對於李世忠與都興阿兩部，卻不太放心。藉由其與官文在五月十八日的信函中，便曾提到：「都（按：都興阿）軍太弱，李（按：李世忠）軍擾民，弟不願調其游擊腹地也……趁此數日多（按：多隆阿）軍啓行未遠，尚在可東可西之間。」⁸⁶ 便可以清楚獲悉，曾國藩打算調派多隆阿率軍前來會攻金陵的原因，正是因為當時在金陵城周邊的清軍不足恃所致。而在這種心態下，剛攻克廬洲，擁有較強戰力又距離金陵不遠的多隆阿部，便成為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心中，最適合會攻金陵的部隊。

三、決戰雨花臺 長達四十六日的陣地攻防戰

（一）湘軍在雨花臺轉攻為守

曾國荃所率領的湘軍在五月初四日率領十八營湘軍逼近雨花臺之後，於「雨花臺畔安置老營」。由於多隆阿無意率軍會剿金陵，湘軍兵力過單，無法對金陵城採取合圍攻勢，只好轉攻為守，每天以「挖濠築壘為事」，先求在雨花臺站穩根基。而金陵城中的太平軍則時常派人前來窺伺湘軍動態，總被回以槍砲反擊，太平軍總是又返回城中，「未嘗過舊濠來尋戰也」。曾國荃則命湘軍「專意穩守，即使有賊前後撲犯，當不為所搖動」。⁸⁷ 曾國藩也向朝廷表示，由於目前進軍人數過少，應待「曾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防，再籌大局」。⁸⁸

於是，曾國藩迅速調動其弟曾貞幹所率領的四千人前往金陵增援，該軍於五月初九日赴江東橋一路紮營。而曾國荃即命原先駐紮在江東橋的各營，「移紮雨花臺之東南隅」，該部隊在十二日修築營壘壕溝時，金陵城中湧出大批太平軍來犯，雙方鏖戰多時，湘軍受傷近百人。隔日，湘軍再前往此處紮營，太平軍

⁸⁵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7卷，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頁13-15。

⁸⁶ 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85-2786。

⁸⁷ 曾國荃，〈復沈幼丹〉，《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45。

⁸⁸ 《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二）》，頁1017。

亦來襲，但湘軍仍成功在雨花臺東南穩紮八營，作為雨花臺之屏障，於是「城賊遂不敢窺伺」。⁸⁹

五月十六日，金陵城中與前來援助的太平軍共派出四、五萬人，布滿雨花臺東南、西南一帶山岡，來撲湘軍營壘，太平軍撲向湘軍諸營壘邊，湘軍憑藉壕溝以槍砲反擊，擊斃多人，太平軍「躲逃於土堆、田坑者，仍穩立不退」，雙方相持兩時之久。隨後，湘軍派遣將士主動出擊，太平軍才大敗，據官方統計資料，此次共計擊斃太平軍千餘人之多，而湘軍僅傷亡不滿百人。⁹⁰ 在十六日大捷後，湘軍防禦更加嚴密，而太平軍也暫時歇兵，亦未再來尋戰。⁹¹ 對此曾國荃不免得意的表示：「我軍穩守穩擊，倍有把握矣。」⁹²

二十三日，曾國荃又聞悉秣陵關附近的太平軍在六郎橋一帶焚掠地方，大掠民糧，於是派出機動性較佳的馬隊兩營，決定出其不意、主動出擊，擊斃太平軍多人，同時「盡奪米穀以給村民」。⁹³

隨後，太平軍忠王胞弟王宗李明成從蘇州率軍來援，六月初六日來犯湘軍營壘，雙方火器對轟，互有損傷。十日，太平軍再次撲營，曾國荃命各營嚴加防守，太平軍亦未能得逞。⁹⁴ 而湘軍將領劉連捷的營壘，由於位居前線，為了防禦太平軍的攻擊，以二十三層的柵木為壘，壘土為臺，來防禦太平軍的雲梯、地道及開花大砲的猛攻攻勢，兵員略有損傷。⁹⁵

十六日，太平軍聯合金陵城中與援軍共計四、五萬人，分二十餘支，牽制各壘，其中中路猛撲雨花臺一帶長濠。湘軍憑濠拒守。太平軍進犯湘軍諸營，劉連捷則以巨砲轟斃太平軍正在指揮調度的首領，並趁太平軍混亂之際，率軍反擊，力將太平軍擊退，傳聞太平軍對王在此次戰事中陣亡，湘軍士氣大振。

此外，又有從寧國群聚雄黃鎮的太平軍約二萬人，想趁著連日大雨，湘軍「濠牆塌者不少」，打算偷襲。⁹⁶ 二十四日夜與金陵城內太平軍合謀，企圖攻撲

⁸⁹ 曾國荃，〈復黃南坡〉，《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7-548；曾國荃，〈致黃鶴汀〉，《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37-538。

⁹⁰ 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8-550。

⁹¹ 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55。

⁹² 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8-550。

⁹³ 曾國荃，〈致黃鶴汀〉，《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37-538；曾國荃傳包，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⁹⁴ 「曾國荃傳包」（史館檔），702001617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⁹⁵ 「劉連捷傳包」（史館檔），702001212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⁹⁶ 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93-594。

湘軍營壘。部分埋伏於壕溝旁、部分繞到湘軍營壘之後，一清早同時發動攻擊，但仍被湘軍擊敗、潰走。⁹⁷

曾國荃陸續擊退太平軍來犯，太平軍雖絡繹不絕而來，但士氣似乎不振。例如一支由六王宗與湧王所率領的一萬三千餘名太平軍抵達城外，但該軍「半月來未見動作」，⁹⁸ 曾國荃派人探查得悉，由於目前太平軍的米糧並不十分充足，「有粥食度日者」，⁹⁹ 而內部也「切切耳語狀異平時」，因此判定其「似不免於懼懼或由前此數戰折傷精銳迭受大創，故不敢復來溺戰」。¹⁰⁰ 同時又得知，來犯的太平軍在攻撲湘軍一兩次後，「如果官軍不能搖撼，即共率其眾仍回蘇州」，¹⁰¹ 可得知太平軍的士氣頗為不振。

金陵城內每日也總有人逃出來投誠，大家都表示，由於忠王李秀成一時之間不能前來金陵支援，因此導致太平軍士氣下滑。¹⁰² 曾國荃認為，只要湘軍能夠穩守營壘，太平軍在「迭次受創之後，精銳凋喪，其氣已索然大沮」，實不足慮。¹⁰³ 而對於這些遠道前來的太平軍援軍，遠在安慶坐鎮的曾國藩則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也頗懷疑前來增援的太平軍是否能夠長期支撐，他曾向曾國荃詢問：

援賊已到四五萬，究竟在城內乎？抑在秣陵關一帶乎？賊若來撲弟之營濠，在秣陵關等處打館，往返太遠，我已反客為主，渠於烈日之下，必難久熬。若移至我營近處紮壘，果有佳處可紮五六萬人否？自城中搬柴米出來，果有若干里？望查示。¹⁰⁴

然而，雖然湘軍雖然阻擋了來犯的太平軍進攻，但是同治元年的夏、秋之際，長江南岸開始發生大規模的傳染疾病，疾疫蔓延盛行，對金陵雨花臺湘軍則造成相當大的衝擊，營中病者逾萬人，每個兵營的生病人數居然高達八九成之多。¹⁰⁵ 曾國荃屢屢向各方求援，表示湘軍「各勇久勞且酷熱蒸灼，多生疾病，

⁹⁷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5卷，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頁4-7。

⁹⁸ 曾國荃，〈復黃昌歧〉，《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8-559。

⁹⁹ 曾國荃，〈復閩海晴〉，《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89-590。

¹⁰⁰ 曾國荃，〈致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9-560。

¹⁰¹ 曾國荃，〈致劉印渠中丞〉，《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29。

¹⁰² 曾國荃，〈復黃昌歧〉，《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58-559。

¹⁰³ 曾國荃，〈致劉印渠中丞〉，《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29。

¹⁰⁴ 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41。

¹⁰⁵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23卷，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頁9-11。

以及開仗受傷須要調治，而無處購辦，焦急彌深」，希望能請人代辦藥材，並迅速送至雨花臺營中。¹⁰⁶

大規模傳染疾病對於雨花臺的湘軍所造成的衝擊，大致而言，約從同治元年五月下旬以後便已開始，由曾國荃與趙玉班來往的信函中，就提到：

敝軍（五月）十六日大捷之後，防禦益嚴，賊亦未再來尋戰，惟兩日傾盆大雨，煩熱亦藉以快滌，而各營濠牆七八傾圮，築之登登，又須旬日工夫始能葺事，雨後泥瀆異常，各勇作苦於烈日之中，下濕上蒸，多生疾病，殊可念也，如何如何。¹⁰⁷

而當朝廷得知駐防在雨花臺的湘軍感染大規模的疫疾，感到相當憂心，表示疫疾之產生，「總由政事有所闕失，未能感格天和，唯有痛自刻責。以消沴戾。」並認為如果湘軍「各軍營疫氣傳染若此之甚，居民間亦不少，量賊匪亦難倖免。賊中情形如有聞見，即著隨時馳奏。」¹⁰⁸ 由此可見，朝廷認為疫疾應不僅會傳染給湘軍，對太平軍方面亦會有相當的傷害。

（二）忠王李秀成率援軍前往金陵

正當曾國荃率領湘軍進逼雨花臺之後，太平軍在金陵城中與陸續前來的援軍屢攻雨花臺不下，太平天國首領天王洪秀全則相當憂心，曾「一日三道差官捧詔」給正率大軍包圍松江的忠王李秀成，命他即刻率軍回援天京，李秀成不得已只好撤圍，轉赴蘇州，並先後召開兩次軍事會議，與眾將領商討如何救援天京。¹⁰⁹

忠王李秀成其實此刻並不願放棄自己在蘇杭等地的經營，同時亦認為此刻前往圍攻在雨花臺的曾國荃，實乃無益之舉，其稱：「知曾帥之兵，初來之勢，銳精之雄，這鼓氣莊（壯），我不肯來爭。」¹¹⁰ 又云：

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其（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我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將省府財物米糧米藥

¹⁰⁶ 曾國荃，〈復黃南坡〉，《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47-548。

¹⁰⁷ 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55。

¹⁰⁸ 〈寄諭都興阿著飭屬妥為防剿江面並隨時奏報敵情〉，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二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575。

¹⁰⁹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5。

¹¹⁰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5。

火具(俱)解回京，待廿四只(個)月之后，再與其(交)戰，解京圍，其兵久而必隨(惰)，而無鬪戰之心，然后再與其戰。¹¹¹

這種只想先將糧秣、物資、軍火解送回京，而待兩年以後再率大軍回援金陵的構想，自然難以如願，由上文論述可知，由於忠王遲遲不來，金陵城及附近的太平軍士氣有衰敗的情況。對於忠王的舉動，金陵城中的干王洪仁玕便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忠王既撫有蘇、杭兩省，以為高枕無憂，不以北岸及京都為憂」。因此行文曉之，其稱：

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為中洲魚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云有蘇、杭，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量殿下高才大智，必不出此也。夫長江者古號為長蛇，湖北為頭，安省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為尾雖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聞也。¹¹²

對於干王的意見，忠王認為其所言不愧為高見，「讀之心驚神恐」。但是依照目前的情況分析，率軍援助金陵似乎時機尚未成熟，因此指出「但今敵無可敗之勢，如食果未及其時，其味必苦，後當凜遵」。¹¹³ 仍堅持己見，不肯親率大軍前來金陵救援。

忠王這種遲遲不肯發兵前來的態度，金陵城中天王洪秀全則相當不高興，於是再次派遣差官催促，詔命更加嚴厲，詔命中稱：「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為？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¹¹⁴ 嚴厲的譴責忠王的舉動。

於是，在天王嚴詔之下，忠王便在這種「詔逼如此，不得不行」的情況，不再堅持自己的主意，決定遵從天王之命回京救援，並開始準備集結各路兵馬，準備親自率領大軍前往天京救援。同時也把蘇、杭等地的政事、軍務交由他人管理，並將六十多歲的母親連同家眷先行送回天京，以表忠誠之心。¹¹⁵

¹¹¹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5。

¹¹² 洪仁玕，〈在南昌府之一親書供詞〉，《干王洪仁玕自述》，頁 411-412。

¹¹³ 洪仁玕，〈在南昌府之一親書供詞〉，《干王洪仁玕自述》，頁 411-412。

¹¹⁴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5。

¹¹⁵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7-318。

忠王援救金陵的部署，決定由輔王楊輔青等率部騷擾寧國；護王陳坤書從太平府窺探金柱關，自己則親率十三王，約二十萬人，號稱六十萬，直撲駐防在金陵城南方雨花台的曾國荃的雨花臺營壘。同治元年八月中旬，忠王率領大軍由江蘇省出發，回京時頒佈諄諭，認為清軍「不自量力，屢犯京都」，皆被太平軍擊敗，而現在「又欲逼迫我京畿，窺伺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思螳臂以當車，欲杯水而救火」。因此希望能夠「及早回頭」，而他將從寬處置。¹¹⁶於是，忠王大軍一路「過溧陽，到東壩齊兵，直下溧水，向木(秣)陵關而來雨花台，一由板橋、善橋而來」，直撲曾國荃雨花臺大營。¹¹⁷

面對忠王的大舉來犯，曾國荃告誡湘軍各營，軍隊將「整靜以待」，太平軍「如來撲犯，我軍憑濠牆以穩擊之，暫不輕出浪戰，賊勢雖重，亦無如我何也。」同時，也命駐守在金柱關的將領羅旋吉必須嚴密防守，以鞏固後路安全。¹¹⁸

(三) 雨花臺攻防戰事經過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日，由忠王所糾集的大股援軍，已逼近湘軍雨花臺大營的後濠之外，東自方山，西至板橋鎮之間，橫亙六七十里，列置營壘，太平軍「旗幟如林，槍砲如雨」，尤趨重於東西兩路，雙方大戰一觸即發。¹¹⁹

金陵城內先派出先鋒數千名太平軍前來察看雨花臺後濠的形勢，下午，太平軍援軍便分別從東、西兩路攻撲，湘軍迎擊，追剿太平軍至小河邊，但湘軍將領朱林桂中槍身亡。此時城內的太平軍也來進犯湘軍湘恆等營，亦被擊退。

二十一日，城內的太平軍與援軍同時並進，夾攻，無數隊伍猛撲湘軍營壘，氣勢更加凶悍，殺聲震天，槍砲如雨注，自辰到亥刻，未嘗停歇。曾國荃命令各營堅壁固守，俟太平軍撲進湘軍花籬時，再以排列的大砲猛烈轟擊，擊斃甚為多人。太平軍砲火轟擊下，「蹣伏在地，礮聲絕，而殺聲又起」，「日夜環伺，無或少修」，絲毫無退卻之意。《能靜居日記》中，便提到：太平軍「分作兩層，

¹¹⁶ 李秀成於回天京解圍時頒發圍攻天京清軍的諄諭一張，可參閱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書中註一所載，頁 318-319。

¹¹⁷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8。

¹¹⁸ 曾國荃，〈與羅旋吉〉，《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51-552。

¹¹⁹ 有關於雨花台攻防戰的記載，以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各營苦守四十六日得解重圍摺〉，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76-680。論述最為詳盡，因此除另外標明引用其他資料之外，其餘皆參照此摺所記，特此說明。

輪次進攻。時我軍（按：雨花台湘軍）病臥者十成之八，咸力疾赴鬥，寒熱甫退者，輒匍伏而往，擲一火彈，放一槍以助威勢，賊竟無如之何，遂收隊」。¹²⁰

二十二日，太平軍又分從東西兩路攻擊湘軍營壘，曾貞幹率軍力戰西路。但太平軍分撥大批隊伍，人數約有兩萬，直趨洲上，繞至河岸邊，在湘軍猛字諸營的後方，搭造浮橋過河，意圖在江心洲上紮營，以斷截湘軍糧道。曾國荃隨即派遣部將分路追剿，湘軍將領左傳貴戰死，湘軍力戰，太平軍不敵，僅留數千人於洲上。曾國荃認爲此洲關繫全軍糧路運補安危，決不能落入敵軍之手，乘夜修築十多座營壘，並由曾貞幹撥兵駐防，雙方以槍砲相互轟擊。劉連捷則派遣死士縋牆主動出擊，小勝而還。此日雖重創太平軍，但曾國荃要湘軍萬不可大意，必須嚴密防守，以待援軍來援，其稱：「惟督率將士晝夜防範嚴密堵剿，勉力以支危局，靜守以待援軍，但不知何時乃有援兵耳。」¹²¹

二十三日，太平軍再次來犯，仍被湘軍擊退。不久，又架設大砲轟擊湘軍東路營壘，並駕戰艦攻擊湘軍駐紮在湖橋營壘關卡，湘軍連忙堵禦。正巧此時曾貞幹率軍而來，擊退了來犯的太平軍，並商請水師駐紮藕塘等處，以便護衛新營，守定堤埂，湘軍的糧道這才無後顧之憂。

二十五日，太平軍更以西洋火器猛攻湘軍東路營壘，而圍逼西路諸營也有整整六天之久，湘軍將領彭毓橘等人料想太平軍已有疲乏之意，於是率軍出濠外突擊，攻破四座營壘，擒殺三百多名太平軍。

二十六到二十八日之間，太平軍則向東路集結，「洋槍、洋礮驟若飛蝗」，並於湘軍嘉字、吉後、副後諸營之下暗通地道，百計環攻。湘軍則憑藉著營牆，向太平軍拋擲火毯反擊。曾國荃則由於湘軍營中的患病將士太多，不利於久戰，於是派遣李臣典調防到南後營汛地駐防。

二十九日，太平軍又背復著片板作爲隱蔽來犯，直逼湘軍副後諸營的濠溝之外，同時又以開花大砲轟擊湘軍營壘，砲彈飛入營壘之中，頓時「烽燧蔽天，流星匝地」，太平軍齊聲呼喊，束草填濠，準備攻上營牆。湘軍急忙以長茅擊刺，但來犯太平軍絲毫無退卻之意。曾國荃見到情勢危急，決定親自前往救援，部將倪桂被砲彈擊中慘死，曾國荃亦爲砲彈碎片所傷臉頰，「血流交頤」，李臣典

¹²⁰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收錄於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七】，頁173。

¹²¹ 曾國荃，〈復唐義渠〉，《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581-583。

將他扶入濠牆，頓時淚如雨下，力勸曾國荃身為主帥，不要再親自冒險於前線督戰。¹²² 但是曾國荃仍然裹傷站上前線，以安軍心，指揮湘軍嚴防太平軍的進犯。

九月初一日，太平軍的侍王也率領大軍前來支援，其軍「猛鷲無匹」。在東路進攻的太平軍恃有大批人馬來援，則更加猛攻攻擊湘軍的吉後營礮臺。曾國荃率領軍隊前往救援，湘軍傷亡頗為慘重。此時，由於雨花臺大營戰事相當急迫，駐防在江東橋的曾貞幹與諸將商議，決定親自帶兵前往相助，並命留守將士增築內牆、內濠，以加強鞏固營壘安全。

由於湘軍的防備更加嚴密，太平軍則改以地道攻勢，企圖突破湘軍的防備。不斷的將土堆於箱篋之中，排砌在湘軍的濠溝旁邊，明著是防範湘軍的砲火攻擊，暗中則在箱篋底下挖掘地道，打算以地道攻破營壘，並堆集草木意圖將濠溝填平，以便突擊。湘軍也紛紛以火箭加以反擊，並派出精銳士兵前去誘使太平軍出戰，再加以攻擊，同時也趁黑夜將太平軍所修築的地道加以挖毀，這才稍挫了太平軍的鋒芒。

主帥曾國荃評估形勢，認為太平軍在西路部隊比較散漫，同時西南的地面也比較遼闊，應可先發制之。於是決定兵分三路進擊，由彭毓橘擔任右路進攻，蕭孚泗負責中路，李臣典進攻左路，初五日早上五更時分，後濠的各營將士三路齊隊出濠，諸道並進，重創太平軍，將接近濠牆外的太平軍十二座營壘盡行攻毀，殲滅了三千名左右的太平軍。經過此戰之後，西南一路的太平軍於是不敢再來進犯湘軍後濠，西路的戰鬥也趨於緩和。¹²³

同樣也在初五夜的五更，東路的太平軍企圖進攻湘軍副後等營，大隊蹲伏於湘軍的濠溝裏面，企圖偷襲湘軍營壘，但被察覺，湘軍紛紛以火藥、火毯擲下，燒斃甚多人，太平軍敗退，又被槍砲轟擊，死傷無數，湘軍也在東路稍挫了太平軍的氣勢。曾國荃因此認為，如果湘軍在雨花臺再能支撐一段時日，太平軍終將無計可施，屆時應較容易施以反擊。因此，依目前形勢，湘軍仍必須嚴防不懈，穩守陣營，而在屢挫太平軍攻勢之後，曾國荃則有信心的表示，「大局或可穩保無虞」。¹²⁴

¹²² 「李臣典傳包」(史館檔)，702002119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¹²³ 曾國荃，〈復吳碧珊〉，《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85-586。

¹²⁴ 曾國荃，〈復吳碧珊〉，《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85-586。

初六日以後，東路的太平軍仍然不斷的向湘軍營壘進逼，「未嘗少懈」，湘軍則一面專意防堵，一面作戰，有時出其不意，加以突擊，殲滅數百名太平軍，但本身也有相當損失，然幸而有駐防楊州的都興阿派遣楊心純率領五營前來，而王可陞也率領三營官兵從蕪湖趕赴雨花臺增援，故雨花臺駐軍兵力略有增加，對於士氣的提振，頗有助益。

此時，曾國荃更採取「縮營」策略，以便集中力量抗拒太平軍的來犯。對此，曾國藩極表贊同，他向曾國荃表示：「縮營之說，我極以爲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爲妥，何必以多佔數里爲美哉？及今縮攏，少幾個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¹²⁵

十一日晚上太平軍又來攻撲東路各營，以洋槍、洋砲並使用開花砲彈猛攻，企圖逼近湘軍營濠之外，但這只是表面上攻勢而已。實際上，太平軍的地道攻勢仍持續進行。《能靜居日記》也提到「金陵賊尙猖獗，挖明地道，上蓋木板，直犯諸營。我軍多疾，不能出剿」的情況。¹²⁶ 湘軍僅憑藉著濠溝穩守穩擊，擊斃來犯的太平軍。但是，太平軍的地道此時也已挖至湘軍濠牆的下方。

十二日黎明，西南一路太平軍全部都向東路一帶集結，並且收集相當多的稻草及門板等物置於東路前後的長濠之外，繼續挖掘地道。上午時分，太平軍先埋伏大隊人馬在湘軍營壘的東路，午後便將隊伍移至湘軍在東路十幾座營壘及所挖掘的暗地道邊待命。

曾國荃研判太平軍的地道即將要爆破，於是命令各營嚴陣以待。果然，一瞬間，湘軍嘉字、吉後兩營外的兩處地道同時轟裂，煙焰沖天，石塊、土塊飛騰十餘丈高，兩處營牆崩塌了十幾、二十餘丈寬，太平軍趁機爭先恐後，蜂擁齊進，頓時呼聲震天，萬箭齊發，大砲猛轟，圍攻湘軍營壘的太平軍有千餘人紛紛湧入倒塌的營牆缺口內，企圖一舉攻破湘軍的營壘。

湘軍則在此時，按兵不動，穩守住內濠，等到煙煙消霧，塵土落畢以後，由武明良率領將士從嘉字營衝出，蕭開印由吉後營衝出，其他各營將士援應，與太平軍肉搏相戰，全力搶救缺口，將衝入營牆塌口的太平軍屠殺殆盡。牆外

¹²⁵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68。

¹²⁶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收錄於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七】，頁 156。

的太平軍仍不停猛撲湘軍營壘，前後共計有五次之多。曾國荃則以重賞，召集死士，先搶護住外口，在此萬分危急之時，槍砲根本來不及使用，於是湘軍「純用火毯拋擲，間以槍砲，搶險三時，幸得堵禦缺口」。¹²⁷ 在《能靜居日記》中也稱湘軍：「以火彈紛紛擲下，一時用去四十擔」，¹²⁸ 與此同時，湘軍副後營也被太平軍的地道爆破，在劉連捷等率軍反擊之下，也將太平軍一一擊退。

湘軍營壘此時尚有信字等七營被包圍，太平軍在地道爆破之後，對湘軍營壘發動大規模的攻勢，猛烈無比，湘軍將領李臣典等人率軍分別從內出擊，曾貞幹則率軍從外擊入，內外包夾，太平軍終不支敗走。此次作戰，據官方統計，太平軍死亡人數約在八千至萬人之間，而湘軍傷亡人數不過數百，雙方在雨花臺的地道攻防戰，湘軍以寡擊眾，成功防禦了太平軍的進犯。從此之後，東路的情勢將趨緩和。大戰過後，曾國荃欣慰的表示，此次湘軍眾將士同心協力，保全危局，轉危為安，「大挫二十萬梟張之寇，稍安孤軍萬眾之心。」¹²⁹

湘軍在東路大捷之後，太平軍氣焰稍衰，湘軍開始採取主動出擊，東路方面，湘軍分別在十六、十七、二十一、二日等夜，襲擊太平軍，攻毀營壘數座，殲滅數百名太平軍。但太平軍仍不死心，想盡辦法想要攻破湘軍營壘。打算在西路決長江之水，淹沒往來道路，期盼能夠斷絕湘軍的糧道補給，但在曾貞幹的指揮下，命湘軍在高埂上增修營壘，同時商請水師率領舢板數艘停泊在雙關之處，與湘軍陸師相互倚護，確保糧路安全，太平軍無功而返。

另外，曾國荃也與諸將商議，打算主動迎擊太平軍的地道攻勢。決定先評估太平軍所挖掘的地道方位之後，再掘地數仞，迎面隧之加以破壞，使之無法爆破，威脅營牆。二十四日，劉連捷便在副後營司令部卒在營外開挖，不久便挖通了太平軍所挖掘的地道，將地道內的太平軍一舉殲滅；二十五日，蕭開印

¹²⁷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33。

¹²⁸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選錄）》，收錄於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七】，頁 173。此外，湘軍在雨花臺攻防戰中，常常使用拋擲火蛋（火毯、火球、火彈）的方式，殲滅太平軍甚多，成功遏阻敵人來犯，據《征剿紀略》中所描述：「此火球也，又名火蛋、火包，其器最毒，用次等葯計重，或一斤、或十兩，用生白布裹住，外用皮紙湖緊，將火線拴一紇縫，放入中間，不至脫落，臨陣加入長矛內，看清賊人廣眾之處，將線燃著拋去，賊人難以逃避矣。」參見尹樂亭，《征剿紀略》（史料四編）（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2），頁 15。

¹²⁹ 曾國荃，〈稟官中堂〉，《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82-585。

也鑿穿一處地道，並對地道內「熏以毒煙，灌以穢水」，使的地道內的太平軍無一生還。

二十六日晚上，風雨交加，劉連捷趁著太平軍沒有防備之際，於四更天時率領將士兵分三路冒雨出濠，襲擊太平軍正在挖掘地道的三座營壘，殲滅數百名太平軍。二十八日，劉連捷又派兵在營中掘地，才挖一丈多，就掘到太平軍的地道，挖掘地道的太平軍根本來不及逃跑，皆被湘軍所擊斃。三十日晚上，湘軍又決定對太平軍發動攻勢，也順利攻克兩座營壘。十月初一日，湘軍副後營又鑿開地道一處，初二日曾國荃的中軍也鑿開地道一處，「伐木作薪，堵塞洞口，賊乃無能為矣」。太平軍的地道攻勢，終被湘軍遏阻。

此時，由於王可陞又將留防蕪湖的兩營官兵，全數調來雨花臺助戰。曾國荃則決定與太平軍決一死戰。初三、四日先派兵攻拔太平軍的十餘座關卡。初四日晚上，曾貞幹在探知西路的太平軍有想要撤退之意，決定加以襲擊。曾國荃命令湘軍將領先剷平東路緊鄰著湘軍陣地的四座營壘，以防止金陵城外的太平軍趁機襲擊西路的進軍。天才剛亮，湘軍已焚燬東路四座營壘，西南路的太平軍見狀，紛紛棄壘竄逃，正巧曾貞幹所率部隊抵達，於是便從善橋一路追剿至板橋、周邨一帶。湘軍其餘馬、步軍，也掃蕩太平軍至南路牛首山一帶，共掃平了營壘數十座，擊斃數千人。另外，王可陞、楊心純等將領也搜剿太平軍殘部，直至方山以西等處。

而在金陵城南門外留守在雨花臺附近的太平軍，也在此時會合城中的太平軍，派出大隊人馬前來，企圖堵截西路湘軍的歸路，湘軍將領劉連捷等率軍從左路而來，易良虎等將領則率軍從右路而來，兩面夾擊，太平軍不支敗退。東路的太平軍紛向金陵城南門繞城遁逃，西南路的太平軍則向秣陵關一路逃去。曾國荃所率湘軍駐防雨花臺，歷經太平軍四十六日的圍攻，至此終於解圍。

(四) 〈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所描繪的雨花臺攻防戰

1. 〈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簡介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典藏的《平定粵匪圖》一套，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大清帝國平定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變—太平天國戰役中的重要場景及戰事經過。本套圖共繪製十二幅圖及圖說，每幅圖均附有圖說一幅，這十二幅戰圖分別為：〈克復岳州〉、〈攻破田家鎮收復蘄州〉、〈肅清潯江〉、〈克復湖北通城〉、〈克復武昌省城〉、〈克復瑞州府城〉、〈逆眾擾懷桐楚軍會剿大勝〉、〈克復安慶省城〉、〈金陵各營屢捷解圍〉、〈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洑州諸隘〉、〈克復金陵〉及〈幼逆洪福瑱就擒〉等圖與圖說。

《平定粵匪圖》成圖的時間約為清代晚期，此圖為紙本彩繪。原保存於北平圖書館，後移至本院圖書文獻處典藏。《平定粵匪圖》中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其內容即以同治元年湘軍與太平軍在金陵城南邊雨花臺的大規模陣地攻防戰，作為繪製內容，故對於研究這場戰事的發展，頗有參考價值。

《平定粵匪圖》中，每幅戰圖均附有圖說一幅，以扼要的文字呼應戰圖中所描繪之場景。〈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圖說共計有六百六十三個字，由其敘述可知，圖說所述內容並未全然繪製於戰圖之中，因此可以判定，繪製戰圖內容並非全然與圖說相同，作者為何人，似乎有待考證，但仍可與戰圖相互參照，提供戰事發展的大略情況。

透過李天鳴先生的研究得知，《平定粵匪圖》在構圖上，並非依照等比例繪製真實的戰鬥情景，而僅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同時李天鳴先生也指出，彩繪本的《平定粵匪圖》與吳嘉猷所繪製的墨色本《平定粵匪戰蹟圖》雖在佈局、人物描繪方面有所相似之處，但在戰況描繪及顏色上，則仍有不同之處，因此，目前仍無法斷定本圖是否即為光緒年間畫師吳嘉猷所繪製。¹³⁰

《平定粵匪圖》是清代描繪戰爭情景中少數採用彩色的戰圖。在每幅圖的右上方，均以貼黃標明該圖名稱，如本圖右上方「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之貼黃，則為圖名。另外，本圖也以上南、下北、右西、左東的貼黃，標明構圖的東西南北方位。金陵城位於本圖的下方，而金陵城南邊的雨花臺，位於本圖的

¹³⁰ 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頁 560-562。

左上角，長江則在圖的右上方。圖中也以貼黃標明江蘇省城（金陵城）、聚寶門、牛首山及雨花臺等處位置，以便閱覽。

從〈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觀察，無論是從兩方的將領、士兵到旗幟等元素，都採用紅、黃、藍等對比用色彩，並以山岳的綠色中性色彩與適當的留白來調和整體的畫面色調。構圖方面，以畫中山岳走勢形成倒三角構圖，並由畫面下方站在城牆上拿著望遠鏡觀看的太平將領，由下而上逐漸引領視覺動線到畫中炮火轟擊的兩軍交戰之處，將主題圍塑在畫面中心。斜向的人物安排與山岳筆勢線條不但增加畫面的動感，也強調出此圖以戰役做為主題的表現內容。而在透視安排上，則結合傳統多點透視的平移空間與西方單點透視的縱深空間，以近遠的色彩濃淡與元素比例營造出畫面景深，讓圖面的空間表現更為豐富。

而本圖在主題的選取上，亦有相當特別之處。有別於《平定粵匪圖》其他十一幅，將主題轉向凝聚於太平軍的進攻方面，而持守的湘軍反而成為配角。這種構圖方式，主要在凸顯太平軍在此役擁有絕對的優勢戰力，進而凸顯湘軍以寡敵眾的奮戰過程。這種以「叛軍」為主的表現模式，在由清廷繪製的套圖中，可說是相當罕見。

2. 〈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中所描繪之戰鬥情景

由本圖中可見，太平軍在佔領的金陵城上，架設著大砲備戰，同時清楚可見城南聚寶門。湘軍方面無論是雨花台大營，或是各處營壘，均修築城牆，城上亦有城垛。另外，在圖右上，即為長江旁，也有許多湘軍、水師營壘駐紮於此。朦朧之中也可以看見兵艦在江面巡視，這是清軍由彭玉麟、楊岳斌所領導的水師。在水師的協助下，維護補給線暢通。岸上則有官兵正與太平軍激戰，這應該是湘軍曾貞幹、吳宗國、易良虎與水師彭玉麟的軍隊。

圖中所出現的雙方旗幟，在湘軍旗幟方面，可辨認者有：曾、武、劉、李、吳、易、彭等旗幟，應分別代表曾（國荃、貞幹）、武（明良）、劉（連捷）、李（臣典）、吳（宗國）、易（良虎）、彭（玉麟）等人。而太平軍的旗幟，則沒有清楚標示，僅以紅、紫、黃、白等五顏六色的旗幟代替。

在穿著的服飾上，藉由本圖的繪製，可很明顯區分湘軍與太平軍的差別，同時也有助於掌握身份階級的差異。大體上，湘軍穿著統一的制服，藍衣紅領

袖，中印有湘勇兩字圖案（不過在其他十一幅圖中，也有前繪「湘」或「湘勇」，後繪「湘」、「湘勇」或「小隊」圖式），大多穿著鞋子。太平軍則服飾不一，有些赤腳，有些穿鞋或靴。而穿黃衣戴黃巾者或是騎馬者，多為高階將領或首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圖以太平軍作為構圖主題，湘軍的統帥曾國荃並未出現在這幅圖中，其所駐防之雨花臺大營，也僅位居此圖左上小角。圖中反以一位昂立於金陵城上，穿戴黃色衣巾的太平軍將領，腳踏著砲座，以望遠鏡正遙觀著整個戰事發展，作為圖中的靈魂核心人物。透過本圖繪製，還有士兵為其撐傘，可見該人身份之尊崇。

雙方在使用的武器方面，圖中描繪的武器有傳統的冷兵器及新式的熱兵器。冷兵器上，諸如短兵有刀、劍，長兵則有月牙鏟、長柄刀、長矛。湘軍守軍多以長矛攻擊前來攻壘的太平軍，金陵城上的太平軍，有的身上背負盾牌。在熱兵器方面，太平軍擁有四輪大砲（開花大砲），有些大砲排列在一起密集地對湘軍陣營猛烈轟擊，煙霧瀰漫，有些架於城上。也有太平軍使用洋槍的士兵或參與戰鬥，或站立於城頭上，可知太平軍在使用新式熱兵器上相當頻繁，火力也很充沛。這場冷、熱兵器共襄盛舉的大規模作戰場景，藉由本圖描繪可以一覽無遺。但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圖中幾乎看不到湘軍使用熱兵器，這點應與作者在繪圖時，為了表現雙方在此役之中，有著懸殊兵力及武器的差異，凸顯湘軍以寡擊眾的奮戰之艱辛，故才有此種繪製方式。

而在這場戰役中，雙方最為激烈的地道戰攻防，則出現本圖左上方的另外一處場景，這裡雖然看似相當平靜。但可見太平軍不停將盛土的箱子往上堆積，在箱子下方，太平軍則展開另一波攻勢。有些手持武器，有些則拿著土耙、鋤頭奮力挖土，構築地道，企圖以地道裝填火藥，炸破湘軍的壘壁，攻入營中。湘軍則在城壕上，奮力防守。由圖所繪可知，李臣典與劉連捷的營壘，正首當其衝。透過本圖的繪製，生動的勾勒出地道戰的情景。

四、從「援軍」互動關係觀察雨花臺戰役

過去在探討雨花臺攻防戰時，常將焦點凝聚在曾國荃如何在雨花臺以寡敵眾面對遠道而來的忠王所率領的數十萬大軍圍攻，最後終得解圍的過程。但是對於曾國藩、國荃在此時，是如何與其他清軍各部在援軍問題上，進行溝通與

互動，則沒有太多著墨。藉由上文論述可知，曾國藩盡一切努力，打算商請廬州多隆阿部，前往會剿金陵，但在多隆阿無意前往的情況下，曾國藩會剿金陵的構想無法達成，曾國荃在長江南岸的勢如破竹的攻勢，反而成爲孤軍深入。

曾國荃此時雖在雨花台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並表示「敵軍穩守穩擊，甚可自固。」但對於湘軍的糧餉、彈藥不足及兵員因傳染病的流行蔓延，導致營中患病者甚多，仍感到相當憂心。¹³¹ 對此，曾國藩即向曾國荃保證，「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竭平日之力辦之。」¹³² 同時也速命其弟曾貞幹及調派駐守蕪湖的王可陞先行率領五營官兵，先後趕往雨花臺增援，並試圖再調撥「適當」部隊，會攻金陵及赴雨花臺增援。而在此時，曾國藩、曾國荃與清軍其他各處，諸如鮑超、李鴻章、李世忠、都興阿等部在撥調援軍方面如何互動，以下，則分別敘述之。

(一) 天不從人願 鮑超會攻金陵構想延宕

當多隆阿未能如預期進攻九洲洲之後，曾國藩又打算將會攻金陵的任務交付正打算進攻寧國的鮑超。曾國藩本對鮑超所率領的此軍感到憂慮，認爲「鮑軍屢勝之後，雜收降卒，頗有驕矜散漫之象，余深以爲慮。」¹³³ 朝廷也抱持同感，認爲此軍僅有萬人，鮑超平日又馭將過嚴，部隊士氣不振，同時寧國乃爲戰略要地，太平軍必然會死守，因此對鮑超進攻寧國，並不表示樂觀。¹³⁴ 但是鮑超的部隊的表現，超出了清廷及曾國藩的預期，不但一舉於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攻克寧國府城，並接受寧國附近廣德州太平軍領袖童容海的投降。¹³⁵

寧國克復以後，清廷對於鮑超一軍應與曾國荃「合攻金陵，以增加兵力；或是先掃除鄰近太平軍州縣，以孤立金陵城中太平軍」，皆由曾國藩自行衡量。¹³⁶ 曾國藩即表示，應先調動鮑超部隊前往金陵會攻，以取代原來規劃支援金陵的多隆阿，其稱：「寧國已於十五日克復。此後鮑（按：鮑超）軍可爲游擊之師

¹³¹ 曾國荃，〈復黃昌歧〉，《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58-559。

¹³² 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39。

¹³³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28-829。

¹³⁴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08 卷，上命，頁 13-15。

¹³⁵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1 卷，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頁 19。

¹³⁶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313 卷，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頁 4-5。

援應金陵，多（按：多隆阿）軍不必更作東下之想。」¹³⁷ 換言之，曾國藩已不指望多隆阿部隊從西北方會剿金陵的構想，而改由鮑超軍隊由東北方包圍金陵。

於是，擬令鮑超「由東壩、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剿金陵之東北。」¹³⁸ 但仍擔心太平軍會趁機前來偷襲，因此決定待寧國等地布防妥當之後，「再調鮑軍前進」。¹³⁹ 同時命楊岳斌率領水師，就近策應北岸李世忠攻打九洲洲，使「北岸斷無米糧接濟金陵老巢」¹⁴⁰

曾國藩認為，鮑超的軍隊應可在同治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左右，抵達金陵的東北，屆時便可協助曾國荃會剿金陵。¹⁴¹ 此時，在雨花臺的曾國荃則更樂觀的表示，鮑超一軍應該可以提前抵達，「遲亦不過八月初也」，¹⁴² 而鮑超本人亦表示，自己「當會剿金陵，大約中秋前後可以進兵也」。¹⁴³ 由此可知，由鮑超會攻金陵之舉，似乎可在同治元年八至九月成行。

然而，當鮑超部隊攻下寧國之後，隨即面臨到許多難題。例如太平軍首領童容海率領數萬人投降，鮑超必須花費相當的時間處理善後；同時也由於鮑超軍隊陸續攻拔南岸堅城，將士過於疲憊，也需稍事休息，方可再進。而令曾國藩更料想不到的是，發生於長江南岸大規模的傳染病，不但衝擊雨花臺的曾國荃部隊，也重創了寧國的鮑超部隊，徹底顛覆了曾國藩原先規劃鮑超進軍的時間表。

駐紮在雨花臺的曾國荃對於鮑超的援軍，殷殷期盼，他不斷向鮑超表示，期盼他能「一俟秋氣初涼之時，即率大纛來此」，此時「恰好與偽忠王大股在金陵相遇，可以一戰成功，可以擒洪逆之首於帳下」。¹⁴⁴ 並告訴鮑超，只要他的大軍一來，圍攻金陵大功告成之日，指日可待。¹⁴⁵ 曾國荃也得知鮑超的部隊在寧國同樣受到疫疾衝擊，爲了促成鮑超能夠盡速率軍前來，甚至提供了可以藉由宗教儀式以達到舒緩傳染病的方式，在寫給鮑超的信函中，便提到：

¹³⁷ 曾國藩，〈復官文（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85。

¹³⁸ 曾國藩，〈復彭玉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94-2895。

¹³⁹ 曾國藩，〈復彭玉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94-2895。

¹⁴⁰ 曾國藩，〈復楊岳斌（同治元年七月初三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909。

¹⁴¹ 曾國藩，〈復楊岳斌（同治元年七月初三日）〉，頁 2909。

¹⁴² 曾國荃，〈致劉印渠中丞〉，《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30。

¹⁴³ 曾國荃，〈復閻海晴〉，《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89-590。

¹⁴⁴ 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93-594。

¹⁴⁵ 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87-588。

貴營勇丁亦多疾病，蓋勞苦征戰之所致也。想建醮之後，定獲神麻。敝軍病者十之七八，前設章醮禳禱迨又倣古儺禮以賽神，似亦有效驗，今歲疾疫到處皆然，來諭謂為劫運，將盡亂極必治之象，此誠不易之論也。

146

但是，此時在寧國的鮑超部隊深受疫疾之苦，根本自顧不暇，更遑乎援助金陵，因此仍遲遲無法前來金陵相助。如據曾國藩向朝廷奏報情況便可得知該軍受到疫疾衝擊之大，在奏報中稱：

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寧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鮑超一軍，據初二開單稟報，除已痊外現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數千，尚未查得確數，寧國府城內外屍骸狼籍，無人收埋。……鮑超亦染病甚重，合營將領因其關係至大，一面稟明臣處，一面用舟送鮑超至蕪湖養病。……鮑超、張運蘭（按：駐防於太平、旌德）兩軍不特不能出隊迎戰，並不能堅守城壘，不特不能堅守以待外援，並不能預逃以待再振。¹⁴⁷

同時，原本曾國藩也打算商請左宗棠部，調派浙江的蔣益澧一軍，前來寧國換防之後，再調鮑超一軍前往金陵雨花臺增援，但隨後接到左宗棠的回覆稱：「因日內正攻龍游、湯溪兩城，功在垂成，礙難抽撥他往」，婉拒了曾國藩的請求。對此，曾國藩感慨的表示：「蔣益澧既不能棄湯溪而換防寧國，則鮑超亦不能棄寧國而先援金陵，征兵千里之外，本難處處應手。」¹⁴⁸ 只能期盼鮑超一軍能夠迅速復原，再前來與曾國荃共同合力會剿金陵。

（二）事與願違 李鴻章部改派常勝軍前來增援

當在同治元年初，曾國荃不願意率軍前去上海時，曾國藩改薦由李鴻章趕赴上海增援，臨行前，曾國藩要其弟國荃將愛將程學啟撥給李鴻章，助他一臂之力，在曾國藩的家書中便曾表示：「浣弟不肯赴上海，余亦絕不相強。惟將程

¹⁴⁶ 曾國荃，〈復鮑春霆〉，《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87-588。

¹⁴⁷ 曾國藩，〈曾國藩奏陳疾疫盛行請派重臣赴江南主持東南大局片〉，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錄副」，《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558。

¹⁴⁸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35。

學啓撥與少荃，係屬萬不得已之舉」，¹⁴⁹ 並要曾國荃致函命令程學啓，要他隨同李鴻章同往，並聽其節制調度。¹⁵⁰

如今，曾國荃被忠王大軍圍困之際，曾國藩想到應該調派程學啓前來援助雨花臺。因此致函給李鴻章，「求閣下迅發程學啓全軍來援。」¹⁵¹ 請他速派目前駐守在青浦的程學啓，放棄青浦一城，迅速率隊前來雨花臺支援曾國荃，其曾國藩在信函中對李鴻章曰：

萬不得已，求閣下派程學啓帶其全軍雇坐火輪船即至金陵大勝關登岸，救舍弟之急難……程學啓現守青浦，尊處棄此一城，專守松滬、浦東，尚無損於大局。無論輪舟之價如何昂貴，求閣下為我墊付，國藩必設法歸款。如慮無故棄青浦為紳民所怨，敝處即日奏明，並出示告青浦士庶，俾知我不得已而調兵之由。¹⁵²

曾國藩信心滿滿認為，要李鴻章撥調原來為曾國荃的將領程學啓趕赴金陵救援，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事情。因此他向曾國荃表示，「程學啓一軍，吾必調之至金陵駐守。他事或辦不到，此事必辦得到，望弟堅忍以待。」¹⁵³ 曾國藩告誡曾國荃，「弟惟待王（按：王可陞）、程（按：程學啓）到後，力戰力守，庶有解圍之一日，否則他處竟無援兵可盼。」¹⁵⁴ 尤其要曾國荃在「程學啓未到之先，仍以堅守為主」。¹⁵⁵

但是事與願違，李鴻章向朝廷表示，目前程學啓決無法抽動前赴金陵增援，同時又認為「曾國荃一軍，關係東南數省全局，雖臣相距較遠，人數較單，必當設法派援，期補救於萬一」。¹⁵⁶ 因此改向朝廷推薦由白齊文帶領常勝軍四千人，趕往雨花臺增援，其稱：

曾國藩發函時，尚未知嘉定克復，程學啓已調紮黃渡前敵，其青浦縣城，已另派記名總兵滕嗣武帶千人接防，現在偽慕王、聽王各黨，恐我乘勢

¹⁴⁹ 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805。

¹⁵⁰ 曾國藩，〈致澄弟浣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 803-804。

¹⁵¹ 曾國藩，〈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九月初六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3138。

¹⁵² 曾國藩，〈致李鴻章（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3130。

¹⁵³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67。

¹⁵⁴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69-870。

¹⁵⁵ 曾國藩，〈致浣弟季弟（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67-868。

¹⁵⁶ 李鴻章，〈李鴻章奏報飭派白齊文統軍添船赴金陵援應片〉，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25。

入蘇，糾合蘇常杭嘉守賊十餘萬，由崑太水陸並進，圍撲黃渡四江口頭敵營盤。程學啟督所部二千，晝夜搏戰，十餘日尚未解圍。臣處各軍赴救不遑，若令程學啟遠去，賊眾深入，松滬更危。惟查有三品頂帶白齊文接管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砲大砲各利器，購備夙多，施放亦便，自有輪船數隻，再添僱數隻，可敷行駛。臣已飭派署藩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督同白齊文，趕緊籌措行裝，駛往金陵，協力援應。其抵該處，應如何會合攻剿，由督臣曾國藩核飭吳煦、楊坊轉飭白齊文遵照，當可得力。¹⁵⁷

曾國藩得知，李鴻章打算派遣白齊文率領常勝軍前來相助，即向他表明「不願該軍赴援」之意。¹⁵⁸ 爾後，又在李鴻章盛情難卻的情況之下，勉強接受，並向朝廷表示：「李鴻章擬調洋將漢兵之白齊文一軍來援金陵，此軍雖非臣所甚願，然亦未便卻其拯急之情，阻其圖功之念」。¹⁵⁹ 朝廷也深知「常勝軍雖非該大臣所願調，然既已赴援，即須加意籠絡，俾人知感奮，自能所向有功，如其情形驕悍，即嚴飭吳煦等妥為鈐束」。¹⁶⁰ 曾國藩原本打算要程學啟前來援助，但沒想卻換成白齊文統率常勝軍前來，對於這種情況，曾國藩在家書中特別告誡曾國荃說：

知程學啟已守嘉定等處，不能上援金陵。……惟少荃另調所謂掌勝軍者，則殊非余之本意。常勝軍前為華爾所帶，余已不願與之共事。今華爾已死，白齊文接統其眾，其能戰與否不可知，而其風氣迥別，不能與弟軍合處，則顯而易知。渠既前來，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只好聽其自來。但斷不可令入弟軍長濠之內，只可令其先攻九洲、下關等賊壘。冀稍掣賊之勢。如下游不能取勝，則令白齊文等由金柱關、采石上游夾擊而下，雖未必大收其效，亦自無所損於弟處，或亦善處之一道。白齊文部

¹⁵⁷ 董恂，《洋兵紀略》（據北平圖書館藏清鈔董氏五種本），收錄於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第四冊（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頁548；李鴻章，〈李鴻章奏報飭派白齊文統軍添船赴金陵援應片〉，頁625。

¹⁵⁸ 董恂，《洋兵紀略》，頁548。

¹⁵⁹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34。

¹⁶⁰ 〈寄諭曾國藩著加意籠絡常勝軍並傳諭李世忠督攻九洲〉，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640。

下名為洋兵，實皆廣東、寧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需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¹⁶¹

由此可知，曾國藩對於這支援軍，存有相當顧慮。不但曾國藩如此，對於曾國荃而言，也絕不願意見到這樣的情況出現。若藉由曾國荃在同治元年六月間的信函，便可得知他對於常勝軍的態度。信函中稱：「少荃中丞（按：李鴻章）昨有牘至，華爾願率其眾（按：即為常勝軍）以助白下之攻，稱其火器更有必克之道，弟誠未敢應命。蓋地利既匪所宜，而流弊難殫述，損威示弱又其大焉者也。」¹⁶² 可見李鴻章打算撥派常勝軍前來雨花臺相助，其實在忠王尚未包圍雨花臺之前，便已曾向曾國荃詢問，並早已遭到曾國荃的拒絕。

爾後，常勝軍因事耽擱，在曾國荃雨花臺解圍之後仍然遲遲無法動身前來，曾國荃在雨花臺解圍之後，隨即曾兩次致函給李鴻章，請求停止調撥常勝軍前來，¹⁶³ 由此也可證明曾國荃也打從心裡相當排斥這支援軍前來相助。

而李鴻章未能撥程學啟前來雨花臺相助曾國荃，由曾國藩在事隔一年多以後寫給曾國荃的家書中，還記載著：「元年九月少荃不派程援金陵，余至今不能無介也」。¹⁶⁴ 也可獲知曾國藩無法忘記此事，仍然耿耿於懷。

（三）寧缺勿濫 長江北岸李世忠援軍一波三折

李世忠的部隊駐紮在江北天長、六合等地，並圍攻江北太平軍重地九洑洲，實為距離雨花臺曾國荃最近的清軍部隊，但正如上文所述，曾國藩對於李世忠所率領的部隊抱持著不信任感，認為該部「擾民」，同時李世忠亦為降將，故對於江北的李世忠及其部隊，抱持著不信任感，朝廷令曾國藩節制該軍，但曾國藩對於李世忠仍存有相當的猜忌，甚至還會派楊岳斌仔細評估「李世忠之兵果可會剿一路否？不甚騷擾否？」¹⁶⁵ 因此遲遲不肯調派江北的李世忠部隊前來協助曾國荃。

但是，朝廷則認為「李世忠人雖桀驁，而貪功喜勝，此時不能不加意籠絡」，既然已將此軍交由曾國藩節制，曾國藩就應該「令其迅簡精銳數千，馳赴曾國

¹⁶¹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74。

¹⁶² 曾國荃，〈復趙玉班〉，《曾忠襄公書札》，卷六，頁 555。

¹⁶³ 董恂，《洋兵紀略》，頁 548。

¹⁶⁴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三年正月初七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1077。

¹⁶⁵ 曾國藩，〈復楊岳斌（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 2884。

荃軍營幫同擊剿大股悍賊」，迅速渡江前來。而又豈能將李世忠的部隊「致之無用之地，轉以啓其猜嫌」？¹⁶⁶

在朝廷壓力下，曾國藩本有打算調派李世忠的部隊「渡江由孝陵衛北路而來夾擊偽忠王一股」，但隨即，李世忠又來文告知，稱「有江防空虛、南賊分股北窺」的情況，於是曾國藩速令該軍停止南渡增援，而令其專防北岸九洲洲一帶。¹⁶⁷

但是，隨後李世忠又來信告知曾國藩，他已經挑選了精壯士兵一萬多名，已準備由董占品率領渡江前來增援。對此，曾國藩回函給李世忠，要他自行酌量是否應該調兵前來，如果「力難兼顧，則專防北岸；力能兼顧，則分援南岸，聽其自爲裁奪」。¹⁶⁸ 而此時在雨花臺的曾國荃則以「近日軍情已鬆，勿庸再行撥隊」作爲答覆，婉拒李世忠的心意。¹⁶⁹

因此，曾國藩再致函給李世忠，命他「專顧北岸，無庸分軍南岸，並令其力攻九洲洲。」朝廷也認爲此舉適當，要李世忠專心攻奪江北九洲洲，「務須剋期攻拔，勿再遲延」，¹⁷⁰ 於是李世忠在江北打算撥派萬餘人前往雨花臺增援的構想終止。

(四) 雪中送炭 揚州都興阿派軍增援

在曾國荃進逼雨花臺之後，雖然駐防在揚州的都興阿部隊被曾國藩認爲該部「太弱」，並沒有主動要求其派兵前來相助，但是在雨花臺的曾國荃被太平軍重兵圍困之下，曾致函向都興阿請求支援，希望他能撥派「兵勇至少二千趕緊過江，由大勝關前來助剿」。¹⁷¹

¹⁶⁶ 〈寄諭曾國藩等著飭屬堅力固守並傳諭李世忠簡兵協剿金陵〉，同治元年九月十五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18-619。

¹⁶⁷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35。

¹⁶⁸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頁 635。

¹⁶⁹ 〈寄諭曾國藩著加意籠絡常勝軍並傳諭李世忠督攻九洲洲〉，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40。

¹⁷⁰ 〈寄諭曾國藩等著傳諭李世忠專力九洲洲剋期攻拔〉，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剿捕檔」，《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47-648。

¹⁷¹ 都興阿，〈都興阿奏報抽撥揚防兵勇援應楚軍並水陸設防摺〉，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599。

都興阿雖然認為自己在「揚防兵力本屬不敷分布，實無力遠及」。但是有鑑於「曾國荃軍中病勇較揚防各營更多，賊勢浩大」，同時曾國荃本人又受傷，認為曾國荃所率領的「楚軍一有動搖，勢必全局瓦解，所關甚重」。因此認為雖然他駐防在揚州，與曾國荃在雨花臺的部隊「相隔雖遠」，但「不能不設法抽撥兵勇趕緊派援，先穩軍心」。¹⁷²

於是，都興阿決定撥派楊心純率領兵勇五營，並在「整齊軍裝，籌備糧餉」後，「由儀徵、六合、浦口、江浦繞道前進，渡江援剿，一面傳知各屬地方營卡妥為照料，另外又派「副將刁經明申明紀律，約束兵勇，護送前往」，該軍於九月初七日起程，¹⁷³ 給予雨花臺曾國荃適時的援助。

對於都興阿調派五營的援軍前來相助曾國荃，曾國藩則表示相當的欣慰，由他向朝廷奏報：「都興阿未接臣咨，僅接曾國荃一函，立派楊心純等千八百人渡江協防，實屬力顧大局，痛癢相關」，¹⁷⁴ 清楚可見曾國藩對於都興阿撥派援軍前來相助其弟曾國荃，所表現出來的感激之意。

五、結 語

透過本文論述，過去研究常將曾國荃直搗金陵視為是「孤軍深入」金陵城南雨花臺，事實上，清軍早在長江北岸江浦、浦口等地駐防李世忠部及在揚州駐防都興阿部，其實曾國荃進逼金陵並不孤單。然而，這兩支軍隊，在曾國藩的評估之下，認為「都軍太弱，李軍擾民」，因此不願主動與之共同會剿金陵，而打算商請戰鬥力較強甫攻克廬州的多隆阿部，前往金陵與曾國荃共同進剿，並答應賦予他統帥全軍之權，但是卻又由於多隆阿與曾氏兄弟彼此的心結矛盾已深，無意率軍由長江北岸進剿，導致會剿金陵的構想全盤落空，南岸的曾國荃與水師勢如破竹直搗金陵的攻勢，反成為「孤軍深入」，湘軍只好「轉攻為守」。

從曾國藩、曾國荃與援軍的互動過程來觀察雨花台之戰，在多隆阿無意赴金陵會剿之後，曾國藩改而期盼由剛攻下寧國的鮑超部取代，但鮑超一軍面臨諸多問題，同時飽受疫疾之嚴重衝擊，不但自顧不暇，根本無力前來金陵相助。

¹⁷² 都興阿，〈都興阿奏報抽撥揚防兵勇援應楚軍並水陸設防摺〉，頁 599。

¹⁷³ 都興阿，〈都興阿奏報抽撥揚防兵勇援應楚軍並水陸設防摺〉，頁 600。

¹⁷⁴ 曾國藩，〈曾國藩奏報金陵等處近日軍情摺〉，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硃摺」，《檔案史料》，第二十四冊，頁 634-635。

而在此時，曾國藩本打算調派蔣益澧換防寧國鮑超，程學啓救援雨花台曾國荃，但皆遭到左宗棠與李鴻章的婉拒而無法成行，對此，曾國藩曾無奈的告訴曾國荃：「總之，危急之際，惟有專靠自己，不靠他人為老實主意。……則此外如程學啓、蔣鄉泉（按：蔣益澧）等軍之不能應手救急，何足怪哉！」¹⁷⁵

在這種曾國藩認為「適當」的援軍皆無法順利會剿金陵、救援雨花台的同時，江北的李世忠卻在此時致函告知，他已準備好一萬名精壯將士願意前往雨花台增援，而李鴻章也決定改派由白齊文率領常勝軍前來相助。對於這兩支援軍，曾國藩與曾國荃打從心裡都相當排斥，原因在於李世忠為降將，其部眾太亂擾民，常勝軍由洋將白齊文率領，節制不易。可見，雨花台的曾國荃在太平軍大軍圍困之際，所缺的是「適當」援軍，而非僅是援軍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當都興阿派遣五營官兵前來協助，雖然該部曾在曾國藩的評估為「太弱」，但是仍然感到相當欣慰，由此便可得知，都興阿所派遣的援軍雖然戰力不強，但遠比降將李世忠及洋將白齊文所率領的援軍，來的更為合適。

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曾國荃以寡擊眾，面對太平天國忠王率領大軍合圍四十六日的情況之下，終能力解重圍，成功的在金陵城南雨花臺建立根據地，除了憑藉著曾國荃率領湘軍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穩紮穩打，減低自身的傷亡，不輕易與太平軍正面交鋒，而採取靈活的突襲戰術，同時能夠有效的反制太平軍地道攻勢，透過水師及曾貞幹的協助護持糧道，並在其兄曾國藩盡全力調撥軍需物資供給等，皆為湘軍之所以獲勝的關鍵因素。反觀太平軍，誠如過去研究者所論，內部分歧意見，救援並未迅速而統一，以致於士氣不振，忠王在「不得不行」的態度下率軍前來，又無長期救援金陵之信念，因此也才有所謂「因八月而來，各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者此也。」¹⁷⁶ 對此，羅爾綱先生曾明確指出「沒有糧食」乃是太平軍戰敗撤退的最主要因素。¹⁷⁷ 然而這種「沒有糧食」的情況之所以產生，以致於湘軍反而能夠在雨花臺以逸待勞、反客為主，正是由於太平軍內部將領未能傾全力救援金陵所致。由此可見，此場戰役之勝負，取決於雙方之「士氣」、「戰術」、「補給」

¹⁷⁵ 曾國藩，〈致浣弟（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 880。

¹⁷⁶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8。

¹⁷⁷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頁 319-321。

方面的良窳，彼此的「人數」、「武器」及受「疫疾」影響，則並沒有扮演著絕對左右這場戰役的關鍵性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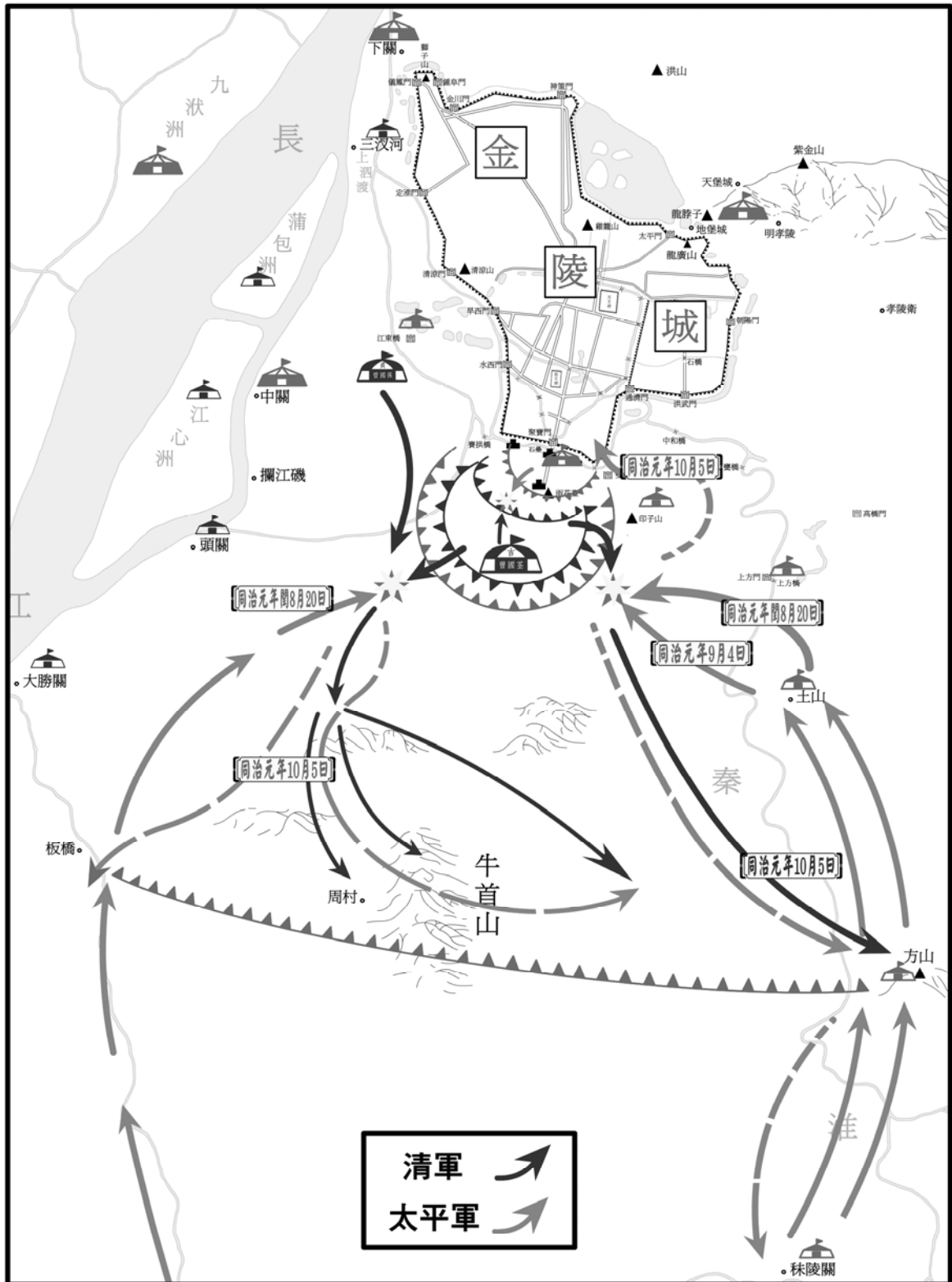
最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典藏《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為彩繪戰圖，以豐富的色調呈現了湘軍與太平軍在雨花臺激戰的作戰場景。該圖以色彩豔麗的繪圖方式，描繪了這場大規模攻防戰的情景，更加顯現此戰的氣勢磅礴。本圖以戰鬥情景示意圖的方式，不但呈現此場戰役之中若干重要情景，同時並以太平軍的進攻作為主要構圖主軸，進而凸顯湘軍以寡擊眾奮戰之艱辛。藉由本圖可與文字史料相互參照比對，此實乃為研究清代軍事、繪畫及太平天國等相關課題，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附 錄



圖一：同治元年清軍部署進攻金陵規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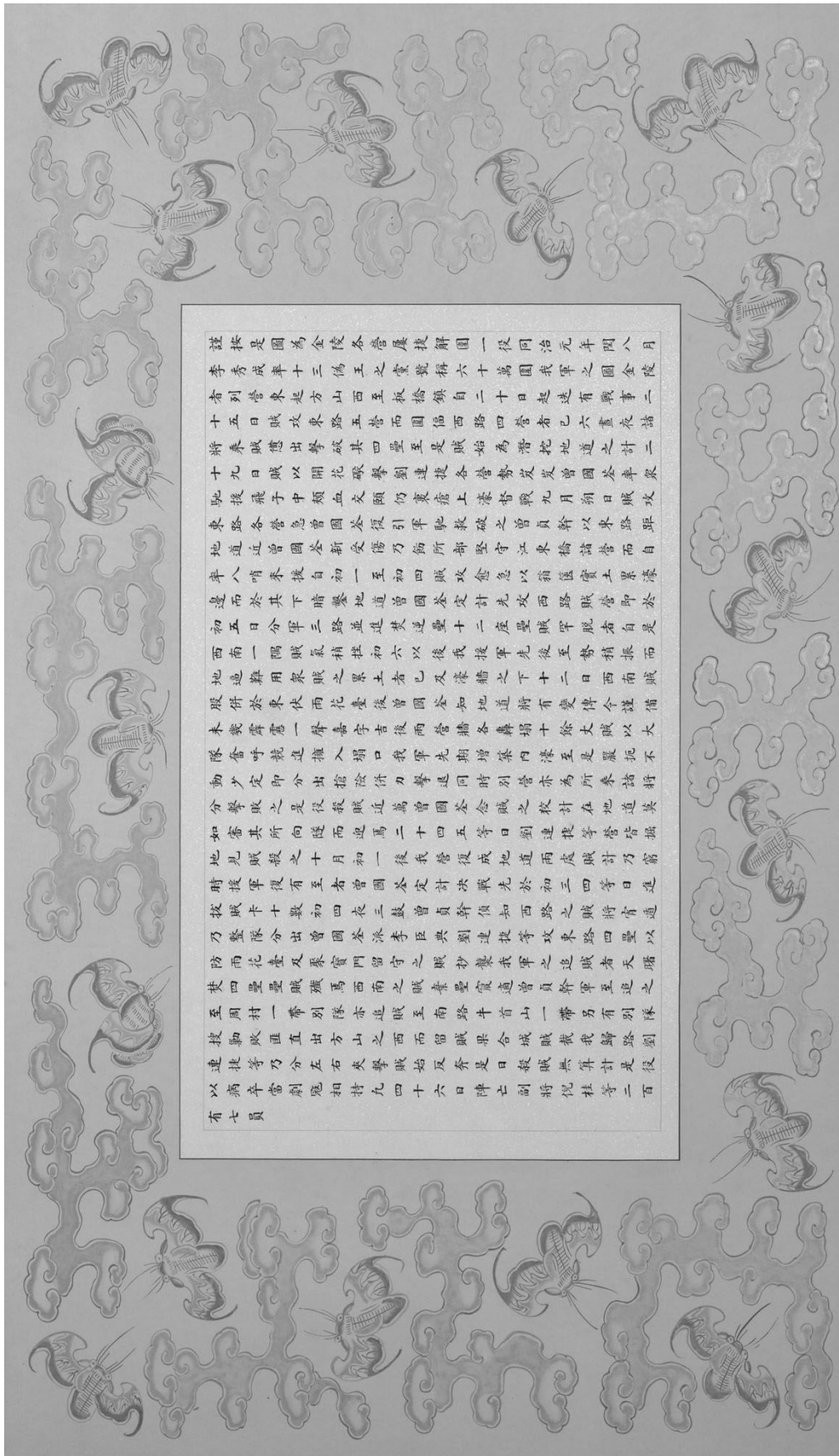
(據李天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克復金陵圖〉圖一,頁 567 改繪而成,蕭宗鋒 繪製)



圖二：雨花臺之戰經過示意圖 (蕭宗鋒 繪製)



圖三：〈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謹按是圖為金陵各營屢捷解圍一役同治元年閏八月李秀成率十三偽王之黨號稱六十萬圍我軍之圖金陵者列營東起方山西至板橋鎮自二十日起迭有戰事二十三日賊攻東路五營而圍偏西路四營者已六晝夜諸將將賊圍出擊破其四壘至是賊始為潛挖地道之計二十九日賊以開花礮擊劉連捷各營勢及發曾國荃率眾馳援飛子中類血交頤仍兼瘡上濠督戰九月朔日賊攻東路各營急曾國荃復引率馳救破之曾貞幹以米路距地道近曾國荃新受傷乃飭所部堅守江東嶺諸營而自平八哨來援自初一至初四賊攻愈急以箱區實土累濠邊而於其下暗鑿地道曾國荃定計先攻西路賊營即於初五日分軍三路並進捷連豐十二座豐賊軍脫者自是西南一隅賊氣稍挫初六以後我援軍先後至勢稍振而地過難用眾賊之累土者已及濠牆之下十二日西南賊服併於東仗而花臺後曾國荃知地道將有變傳令謹備未幾霹靂一聲嘉字吉後兩營牆各轟塌十餘丈賊以大隊奮呼競進擁入塌口我軍先期增築內濠至是嚴扼不動少定即分出搶險休力擊退同時別營亦為所奏諸將分擊賊之是從殺賊近萬曾國荃念賊之狡計在地道莫如審其所向隨而迎焉二十四五等日劉連捷等營皆掘地見賊殺之十月初一後我營復成地道兩處賊計乃窮時援軍復有至者曾國荃定計決戰先於初三四等日進拔賊卡十數初四夜三鼓曾貞幹復知西路之賊將宵遁乃鑿隊分出曾國荃派李臣典劉連捷等攻東路四壘以防而花臺及聚寶門留守之賊抄襲我軍之追賊者天曙焚四壘賊殲焉西南之賊索豐竄適曾貞幹軍至追之至周村一帶別隊亦進賊至南路牛首山一帶另有別隊捷勤敗匪直出方山之西而留賊果合城賊截我歸路劉連捷等乃分左右夾擊賊始反奔是日殺賊無算計是役以病卒當刺寇相持九十六日陣亡副將倪桂等二百有七員

圖四：〈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說〉，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